



漫塘文集卷之十四

宋籍畧駘蓋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謨閣主營玉局觀漫塘病叟劉宰著
表

代賀孝宗瑞芝表

慈親有喜洽和氣於九重列祖垂休發佳祥於三
秀慶源增永薄海均驩恭惟太上泊然無爲靜而
能應一飯再飯而罔間釋聖子之憂勞先天後天
而弗違格高穹之瑞應旬有二日序半三秋當世
世勿毀之庭光之慶於昭景貺兆自淵

衷臣猥以非

命先覩爲快莫陪俊武於

金闈盛事流傳遠想靈華之玉潤

代賀 光宗瑞芝表

未央稱壽先奠茨之再旬清廟發祥產靈芝之連
葉慶均八表兆自一人竊以受帝祉而施于孫蓋
創業開基之本意有天下而尊歸父亦繼體守文
之常經非宸心曲盡於精微則和氣曷從而感格
陛下以虞舜之孝盡文王之勤富貴不足解憂惟
思順志朝莫必親問膳迄底復初千秋開震肅之

期九陛集尊崇之典輿情悅豫宗祀光輝宜齋房
之英曠百王而啓瑞當禘祭之室表列聖之同休
臣猥備驅馳欣傳盛美特揖屢揖而三揖悵阻奉
於威顏大書特書而屢書諒增光於紀述

啓

上江東安撫

鎮千古虎踞龍蟠之地逃詹大司寇之尊察一邑
鼠竊狗偷之姦畏司南部尉之職分之相去雖如
蓬萊之隔弱水容則如江漢之納細流介

漫塘文集
子墨以薦誠哉

委矚切以驅馳之賤無如

警捕之司事雖猥而貴於必親權至輕而易以速
戾故子真甘心於市卒而灞陵激怒於將軍矧惟
建鄴之民尤萃長干之里連薨萬戶列戍五軍退
慙年弱以貌羸曷底令行而禁止敢以塵埃之末
仰祈山藪之藏某官以命世亞聖之才富博古窮
今之學名揭日月而蒙以養正氣塞天地而謙不
可踰風雲入壯懷早登要路日月開黃道直上禁
途上念二千石莫盡於母慈乃數百里出臨於姑

孰襦袴方騰於歌詠絲綸已促於還歸夏道之近
人雖後刑章之用秋官之率屬益令德意之孚宜
正位於三台以示儀於百辟帝意先定僉謀協從
惟六朝之故都控兩淮之重地令嚴帥閫震萬竈
之貔貅望重留司肅九關之虎豹何啻股肱之郡
是資心腹之臣朱轡爰自於東來丹旆已寬於北
顧旣治居天下之一宜晉膺晝日之三屬叩關願
借於寇恂故曾洪姑留與黃霸聽與人之頌我公
無以歸兮促相國之裝朝廷行召用矣某家徒四

漫塘文集 卷之十四
壁教稟一經蹠程能再冠於鶚書然擢第竟羞於
牛後大冠黃綬幸備使令於十國爲連帥之時布
襪青鞋敢自暴棄於一氣轉鴻鈞之日

通上元知縣

絃歌美化方藹譽於西州箠楚微官行依光於東
壁喜形手舞幸過心期敢於雉見之先冒貢魚封
之敬某官泰岳祚嗣熙朝世家文章鋪錦繡於筆
端才畧妙經綸於天下三千里宜張於鵬翼十九
年尚屈於牛刀衆謂非宜公惟自得愛日御冬而

良民心悅嚴霜戒秋而黠吏膽寒乳雉在傍已化
嬰兒之慕非熊協兆行聞尚父之歸伏念某壁立
寒家管窺末學再登鶚薦慙居糠粃之前一躍龍
門猥廁塵埃之末瓜期已及樾蔭焉依君子秉心
諒笑白圭之壑小人何幸遂沾晉國之波

通江寧簿已上江寧尉時作

問簿書之閑將倒中郎之屣修竿牘之敬有慙從
事之賢謾布赤心或垂青眼某官名父之子間世
之英好學能世其家操行不同乎俗鸞栖於枳棘

少須千仞之翔鳳鳴於梧桐佇應九成之奏某家
惟四壁教稟一經十年潛心常極鷄窻之苦再鼓
作氣僅題鴈塔之名豈期筮仕之初乃有親仁之
幸傾蓋如故敢言心腹之敷同官爲寮尚資唇齒
之助

通吳真州

恭審出綽九重分符千里京兆尹之治辦舊推別
駕之功聖天子之簡知俾鎮迎鑾之地蓋異時入
貢上京之都會亦當今圖復中原之奧區非有長

才曷勝隆委歛板將迎於鷁首磨鈿頂貢於魚封
恭惟某官盛德鎮浮英風立懦胷中灑氣南山秋
色之相高筆底詞華白雪陽春之寡和試觀游刃
何有盤根巨竹庭前吟哦有裕紅蓮幕下畫諾餘
閒藹聞望於縉紳之先贊剗裁於輦轂之下府無
留事人服至公暇日湖山何止平分於風月九天
闡闔謂宜接武於雲霄欲寬北顧於冕旒笑擁東
來之旌騎靖言此郡實控大江賦歛尚寬田里少
聞於愁歎舟車旁午貨財粗有於源流小鬱經綸

來爲保障雖五馬人生之貴方快覩以爭先然三公刺史之爲恐召還之不遠某偏親老矣一第偶然邑尉更書愧見子真於吳市法曹濫吹擬同何遜於揚州風流不逮於前人鞅掌已成於俗狀昔襦今袴幸當叔度之來大袞褒衣願貸齊兒之緩

通石漕宗昭

恭審載奉恩綸聿新使節大江以北仍歸覆燾之中白沙之區尤喜照臨之近猥繇末掾辱在下風敢伸燕賀之私就陳蠹測之見竊以遣使分行於

諸道建臺獨重於此邦歲漕六百萬碩以爲常睵遺規而在目虜讎七十餘年而未復宜仁人之動心矧彼方朝夕不保之時而我乃年穀屢登之日犬羊之羣以何而制牛馬之運於何而施固當同蕭相於關中使轉輸之有賴夷止爲奚吾於江左終委靡以無成然夷攷已行殆可太息戍役有限每窘於餉給舳艫相銜惟謹於送迎以至錢幣愈偏而流轉失宜倉廩徒積而變通無策並邊之地未免逋逃之出沒安土之民或困豪猾之奪攘當

調瑟盍更張之時必攬轡有澄清之志曲學阿世者誰識大計以身許國者無如我公恭惟某官忠嘉世濟於父子之間淵源獨得於師友之際致知格物以治天下信此理之不磨息邪距詖以正人心使斯文之未喪早遂軻書之三樂旋膺漢詔之十行入居清切之班出領蕃宣之寄從容冊府追十八學士之後游笑傲環滁踵六一先生之舊事郎省進參於列宿幾廷密贊於中台勇退急流遠持蕩節露下而蕭蘭俱萃歲寒而松栢不凋考績

舜朝敢憚東西之易地圖功朔漠詎專南北之通和然而內外異施本末有序願膺三錫命之寵先收一正君之功伏念某嚮道有心獨學無友貢部猥蒙於甄錄銓曹自分於陸沉邑尉更書愧見子真於吳市法曹濫吹擬同何遜於揚州風流不逮於前人鞅掌已成於俗狀今日以至於後日喜惟厦屋之依一天獨有於二天敢恃師門之舊

通鄭倅

綸制疏恩緹車載道綠水紅蓮之幕曾未遠於風

流青鸞白鶴之區肯載歸於封部矧在牛馬之走
曷勝燕雀之私某官天賦才猷日新德業學出於
正造游夏之淵源情見乎辭有李杜之光燄斯立
信爲丞之不負淵明耻爲米以來歸六條分佐於
崇臺八計獨裨於密議政成幕府名滿公車睠東
南水陸之衝莫重迎鑿之地而郡國海沂之詠允
資別駕之功矧情僞之備知而威聲之夙著前驅
至此闔境晏然圖畫天開真州亭名賸喜平分於風月
長安日近佇觀布武於雲霄某邑尉更書法曹竊

吹曾未見於顏色敢預布於腹心惟今常平坐視
陳腐價有貴賤而糶糴不問歲或饑荒則耗折是
虞力裒在公之餘財圖廣立法之初意規模甫創
而未備財穀曾有於幾何非提綱振領力賜於主
盟則積毫累寸終歸於文具公之來此天其相之
陳仲舉之題輿幸親逢於此日鄭當時之推轂寧
有望於他年

回程司理桂

伏審輟從機幕來典刑曹雖辭尊而居卑實以退

而爲進拜魚封之先辱愧燕賀之後時恭惟某官粹然天資輔以家學黃綬脫身於下邑綵衣贊畫於慈闈德行道藝之興賢早推先於鸚薦禮樂光華以遣使嘗遠涉於龍庭宜遂策於殊勲何尚淹於俊軌鄭武公之父子方傾篚於國人陳元方之弟兄佇並登於朝著某拙無與比愚不可移迫於甘旨之供就此斗升之祿三尺法從事敬奉周旋六七月云歸尚資覆護

謝韓漕延舉練達科

偏城執法幸逃司敗之誅當路誤知忽上公道之薦非意所及懷感實深切以舉員之外復旁設於諸科立法之意欲廣收於多士名兼練達才豈凡庸通達如賈洛陽而更事未深明練如胡中庸而守正猶惑歷求於古已罕其人如某者妄詭事功初無智慮解數千牛而芒刃不頓夫豈其能有五石瓠而濩落無容自憐其拙勉從再調實迫偏親仰供甘旨之須正藉斗升之祿青鞋布襪未容追杜老之游大袞褒衣屢見鄙齊兒之緩自適參軍

之枯槁幸逢使者之光華恭以某官挹滄浪之秀
於曾中倒瞿塘之流於筆下英詞潤金石灑氣薄
蒼穹奉六條以察州求一士以報國謂某青衫十
載或頗熟於民情以某白沙三年亦粗了於官事
驟加薦達罔使聞知雲箋忽墮於目前袞字已馳
於天上足以起未俗之風靡居然破公舉之天荒
某獨何人身當此選誓堅素履罔蹈他岐當斯世
而立功名是爲報德識時務者在俊傑終愧非長
拳拳有懷縷縷莫狀

代兵官上吳守請假赴省已上真州法曹時

作

掌津人之事悵初志之未伸登天府之名幸前功
之不廢輒忘狂斐仰瀆聽聞伏念某世寓三衢家
惟四壁采芹泮水屢蒙郡博士之知擢桂禮闈猥
出羣公子之右僅登男爵未究遠圖慈庭闕甘旨
之供祠宇竊斗升之祿間關再調黽勉此來夜如
何其筋力寢疲於警盜朝至日昃精神更耗於征
商夢不到於鷄窻分甘同於馬足頃嘗鎖試誤辱

甄收幾年藏器以待時尚存鶚薦新歲臨軒而策
士適際龍飛勉偷餘閒復尋舊業儻自今以往居
德行之科或言語之科則不日之間以俎豆之事
易軍旅之事顧所係之甚重豈此舉之敢輕曲加
禮貌於諸生幸值文章之太守茲蓋伏遇某官曾
中錦繡筆底珠璣延州缺之高風尚遺于後河南
守之治行復見于今遇事凜然如烈日秋霜接物
溫然如春風和氣驗之予奪之際曉然賢否之分
幸以龕官得陪下吏察某平生不飲盜泉之水憐

某蚤歲嘗觀學海之瀾未忍棄遺常蒙寬假顧辱
在泥塗之久猶庶幾死灰之然豈綿薄之所能必
陶成之有自謹憑筆舌以布腹心鹿鳴之宴嘉賓
儻獲陪於趨進鵬飛之至南海曾敢忘於吹噓

通楊帥趙尚書師

切以東檐啓行將冒子男之寄磨鈇奏記敬干牧
伯之尊兢兢如涉於淵冰爛爛冀垂於巖雷恭以
某官剛大之氣不撓於物經濟之才獨得於心發
於文章見之翰墨金聲玉振遠承孔孟之傳鐵畫

銀鈎不數鍾王而下自最治平之課浸膺神聖之
知每六轡之星馳卽百城之風動向者灞上棘門
細柳多窘糗糧時乎京兆馮翊扶風屢鳴桴鼓惟
公至止計效卓然士飽而嬉民歌且舞雖蕭相國
何以當此如趙廣漢蓋不足云持橐甘泉已進儀
鸞鷲旋舟吳會俄托輿於尊鱸睠古揚州爲時
廿四橋之入詠雖殊全盛之時八萬石之分
此實權輿之地紫樞黃閣少稽於進位大燾高
牙聊藉於折衝蕞爾邑若不係於戚休重我民誠

不忍其塗炭遽枉五雲之賜仍爲十日之期俾驅
車缺俟於瓜時庶交印可諧於穀旦待下若此其
至有生蓋所未聞宜得時才以空積弊更須夙駕
以副虛懷而某能非已千聞弗知二窮塗久厄而
學問廢矣俗狀已成而疾疹因之暨祇嚴命以促
裝適值慈親之伏枕莫遑遄邁何以自文幸少寬
人子之心將亟造隸人之列寧須良月卽托二天
前事之失後事之師敢不深懲於曠敗七年之病
三年之艾尚斲少緩於責成

通郭倅

伏以捧大府之檄趣爲下邑之行題別乘之輿幸
遇中朝之彥敬裁尺牘以寓寸誠某官家學淵源
天才穎出曾次足吞於雲夢詞源可倒於峽流令
肅花城不羨南昌之隱去望高蓮幕坐令鄱水之
春回入典上方出臨單父百工濟濟咸精技巧之
能萬井熙熙盡仰絃歌之化交驅鸚表屢徹龍墀
十里紅樓聊平分於風月九重丹詔行趣上於雲
霄伏念某俗狀可憎散材無取親年喜懼慮遠官

之非宜邑務浩穰悔自謀之不審方幸代者去及
瓜之遠俄聞朝來挈行李而歸亟祇嚴命以促裝
適值慈親之伏枕甫茲小愈卽走下寮

通蔡僉

捧大府之檄趣祇役於男邦裁小子之章敬通誠
於幕府退慙狂斐仰冀優容某官以耿介拔俗之
資負英偉過人之識直而不撓端明未遠於風流
粲然有文中郎尚存於典則宜居近著式展壯猶
睠邊防莫重於全淮而帥閫獨隆於諸道依紅泛

漫坡文集卷之十四
綠聊領袖於羣英曳紫紆朱卽權輿於要路伏念
某散材無取俗狀自嫌部尉來歸已愧子真於吳
市法曹濫綴更慙何遜於楊州代更惟急於便親
踈拙遂忘於揣已所幸代者去及瓜之遠俄聞朝
來挈行李而歸欲鑒前車未知長策非藉衷言之
助曷逃吏議之加

後同郭倅

通叅議

伏以同前恭以某官厚德鎮浮清標拔俗天民獨
推其先覺歲寒方識其後彫皂蓋朱轡宜承流於

藩輔紅蓮綠水猶借重於賓寮蓋邊防莫要於長
淮而帥閫獨隆於諸道少煩協濟卽聽召還某俗
狀自嫌短材無取親年喜懼慮適遠之非宜邑事
浩繁悔爲謀之不審方幸代者去及瓜之遠俄聞
朝來挈行李而歸退揣才踈曷逃吏議自今以始
謹當戒於覆車過此以還惟仰依於廣廈

回泰興向尉

恭審已及瓜時將臨梅隱折腰爲米方慙前哲之
高握手論心幸遇故人之至敬衷頌語仰薦賀誠

恭惟某官粹然天資加以學力萬丈文章之光燄
夙擅英聲三千禮樂之縱橫入參太對甚稱上意
咸俟中除迺眷此邦舊稱壯縣雖鷄鳴犬吠境內
相聞而鼠竊狗偷時乎未免慙懸綵棒卽奉明綸
某一別風姿屢更歲籥當年烏巷已無警肅之長
此日龜城更愧催科之拙擬逃百責正賴一同烹
魚而得素書曷勝其喜立馬而伺行李願疾其驅
拳拳有懷縷縷莫狀

賀趙帥元正

鳳曆頒新歲月肇四時之始龍墀眷舊風雲開千
載之期凡藉帡幪曷勝頌詠某官勲庸之茂望實
之孚稽周室之宗盟誰其過此數甘泉之法從無
以尚之方三陽交泰之初正九陛思賢之日惟二
十四橋之景物方賴品題而三百六旬之陰陽允
資調燮卽飛丹詔遂轉鴻鈞某不揣附庸敢陳善
頌願令寒谷盡回鄒律之春何啻魯人但祝僖公
之壽

賀李參政壁冬節已上泰輿令時作

七日來復驗天行之始亨五福類收契君道之方
長慶歸宗社喜在股肱某官誠明守君子之中剛
柔得仁者之勇庸言庸行旣深結於主知一德一
心方密陪於國論逮羣陰之旣剝育萬物以偕昌
宜叶朋來之休遂膺爰立之寵君臣相悅福祿攸
同某夙被化鈞方縻吏鞅想黃扉於夢寐莫獲登
門瞻赤舄之光輝徒勤誦履

通永嘉留教授

臺幕分員遠作諸侯之客郡僚接武幸逢博士之

賢襴刺未馳郇雲首辱仰戢相先之誼俯深不敏
之慙恭惟某官學海淵源詞林根抵陽春白雪和
者彌寡霽月光風溫乎可親楊雄之賦河東雖吹
噓之有地僖公之修泮水須教育之得人一從絳
帳之開丕變青衿之習七十子之速肖已著師模
九萬里之奮飛佇應詔綽某一寒到骨寸進冥心
不憚折腰端爲餬口方祗遠次忽冒辟書謀利析
秋毫顧豈我輩之能事生財有大道所冀先生之
與言祈鄉采深敷陳罔旣

通唐提幹

擢從令最來長賓僚幹山海之藏正資婉畫托官
曹之末采激歡悰深慙燕賀之稽重愧魚封之辱
恭以其官高標絕俗厚德鎮浮相業傳芳粹然家
此下有禪於使指前驅甫至七城傾僎於仁言公
此文道方開一札佇頒於溫詔某猥從辟置將遂趨承
所願驅車亟諧傾蓋樓臺近水知得月之獨先虎
豹在山尚採藜之不及

通台州劉倅

丞郡得人了無廢事使臺分屬濫吹充員禰刺未
馳郇雲首墜仰戢相先之誼俯懷不敏之慙恭惟
某官霽月英姿陽春淑氣詞源滾滾笑行潦之無
根才刃恢恢鄙俗庖之易折官塗布武薄海蜚英
雙松快斯立之吟哦行葦廣周家之忠厚花縣來
歸之未遠棠陰遺愛之猶存孤嶼中州聊平分於
風月道山冊府行直上於雲霄某冷落孤蹤棲遲
薄宦折腰爲五斗米夫豈樂爲負郭無二頃田蓋
不獲已方安遠次忽捧辟書以道生財雖聖經之

通唐提幹

擢從令最來長賓僚幹山海之藏正資婉畫托官
曹之末采激歡棕深慙燕賀之稽重愧魚封之辱
恭以其官高標絕俗厚德鎮浮相業傳芳粹然家
此下有禪於使指前驅甫至七城傾僎於仁言公
缺文道方開一札佇頒於溫詔某猥從辟置將遂趨承
所願驅車亟諧傾蓋樓臺近水知得月之獨先虎
豹在山尚採藜之不及

通台州劉倅

丞郡得人了無廢事使臺分屬濫吹充員禰刺未
馳郇雲首墜仰戢相先之誼俯懷不敏之慙恭惟
某官霽月英姿陽春淑氣詞源滾滾笑行潦之無
根才刃恢恢鄙俗庖之易折官塗布武薄海蜚英
雙松快斯立之吟哦行葦廣周家之忠厚花縣來
歸之未遠棠陰遺愛之猶存孤嶼中州聊平分於
風月道山冊府行直上於雲霄某冷落孤蹤棲遲
薄宦折腰爲五斗米夫豈樂爲負郭無二頃田蓋
不獲已方安遠次忽捧辟書以道生財雖聖經之

明訓與民爭利寧君子之本心方時之艱何策而
可畏首畏尾敢一意於謀身足食足兵尚同心於
體國

上安撫辛待制

恭審祗奉堯言載臨禹會五侯九伯卽專鈇鉞之
征萬壑千巖重仰詩書之帥神人胥豫宗社有休
恭惟某官命世大才濟時遠畧挺特中流之砥柱
清明寒露之玉壺十載倦游飽看帶湖之風月一
麾出鎮迴臨越嶠之烟霞上方爲尅復神州之圖

公雅有誓清中原之志乾旋坤轉虎嘯風生俟對
西清入陪閒燕承流北府出分顧憂肆煩十乘之
啓行盡董六師而于邁然念京口之兵可用徒侈
流傳太倉之粟相因未多紅腐必攷杜牧自治之
策庶收宣王外攘之功衆竊遲之我則異是上還
印綬歸臥林園旣乖曲突之謀屢見俗庖之折旋
悔鴈門之失計輕用王恢欲使淮南之寢謀莫如
汲黯起家有詔賀厦無涯竹馬驩迎誤喜細侯之
至木牛饋運正須丞相之來某俛別風姿驟更歲

律曩竊棠陰之覆今欣芝檢之頒一天獨有二天
敢恃門廡之舊今日以至後日所祈山藪之容誦
詠深深敷陳罔旣

謝章倉舉改官已上浙東幹官時作

分玉節之光已叨辟命通金閨之籍更冒薦書受
恩不貲拊躬知懼竊以居閑以得祿爲急從士以
脫選爲難起之於家食無聊之時舉之於歲月無
聞之後有一於此足爲特達之知兼二得之直謂
殊常之遇矧求之者皆有道而主之者皆近臣顧

求者不與而與其不能求主者不觀而觀其所無
主連飛鸚奏等是鯁生厥惟艱哉見亦罕矣必有
若囊錐之脫穎庶不孤藥籠之兼收而某學負初
心病添俗狀識慮謾疲於細故器資不及於中人
一字之褒雖可踰於華袞斯言之玷恐有累於白
圭某官以已而推之人居今而行乎古自以平生
之志誓不苟圖故於屬吏之中嘉其靜處此事蔑
聞於後世此生親見於吾身然而僥倖難常報酬
無所惟期後日勇退急流袞衣繡裳歸味閑中之

趣青鞋布襪庶陪物外之游

謝袁侍郎燮舉自代

春官宗伯初拜除書深山野人忽迂遂牘異哉取
舍駭於聽聞雖壞木不復知榮然頑石豈能無感
竊以從臣始上之三日庶寮咸仰于下風猥玷品
題可階進取矧今學者山斗實在夫子門牆天佑
斯文碩果不食躬有一德砥柱弗移薦口或開有
目咸覩既士之求者不與則吾之舉者極難必視
所以察所安聽其言觀其行語其學問則得於先

生相與言原其性資則異乎懦夫無立志且疾疹
不作膂力未愆庶用之則行不孤求士報國之意
聞之者服可無貴耳賤目之譏如某者少無師友
淵源長逐簿書期會歸來田里荏苒歲時孟郊不
才本非見棄於明主陶潛爲米亦非耻向於小兒
顧膏肓得疾之深而面目可憎之甚綠蓑風雨聊
追漁父之嬉翠佩烟霞屢問樵夫之路蓋自知無
所可用夫豈曰有所不爲誰實誑言公乃誤舉藉
曰樂正在二之中其如稽康有七不可某官矯俗

之弊取世所遺謂迎吸水土者無非陽鱗而擲置
道旁者或堪鼎實故甫正貳卿之任盍推一士之
賢雖東閣所留盡朝廷之選而南宮所上乃山澤
之臞某久知逢人而說項斯未遂登門而見元禮
文移下及魚鳥皆驚某雖負吹噓猶知愛助芝蘭
玉樹聞滿家庭榎楠豫章無非國器時固資於黃
髮公更隲之素心儻事尚可爲須煩元老或道當
馴致願付諸郎庶於彼得壯行之宜而在我無逆
施之誚投以桃報以李雖有慙大雅之詩濁斯足

清斯纓尚不愧滄浪之詠

謝喬左史行簡特薦

十五年病免當施秦緩之方二千石詔還忽上禰
衡之薦駭于衆目惕若寸衷夫報國務在得人而
爲士尤貴知己若乃過情聲聞適使厚顏忸怩某
性也拙踈學則孤陋一痛哭六太息旣素無識治
之才二不可七弗堪亦非有高世之志肺感風疾
面若天黥故自棄於明時以苟安於窮巷荷鋤帶
月不辭夕露之霑抱甕灌蔬寧恤夏畦之病歲華

荏苒暮景駿尋眼昏而觸皆生花頭童而殘鬚如
雪蓋不但形容之改而又嗟膂力之愆向使看鏡
無慙踞鞍猶健豈憚督郵之見賦歸去來今又堪
委吏之爲曰會計當已故謂之隱旣不諒其非得
已而謂之狂亦弗察其所以然是非兩忘榮辱何
有不然指終南之捷徑是有爲而爲之勒北山之
移文必有議其後者某官以龜城學製之日正海
陵下帷之時鷄犬之音相聞草木之味偶合雖虞
廷進長方新此日之肯才而陳榻空懸猶恐向來

之失士故采葑菲不間草萊某已負深知敢忘忠
告夫名貴耐久道惡苟同願鑒前修缺文後味觀
東閣之奇士自愧無從陪綠野之勝游尚堪有待

特旨改秩謝史丞相

起家而思帝籍已屢控於忱辭更秩以貳帥藩更
驟頒於明命縉紳駭矚閭里歡傳仰洪造之非常
拊沉蹤而自嘆伏念某起身寒素賦性拙疎蚤玷
末科志爲時用長得奇疾事與願違泛紅辭幕府
而歸賦祿忝祠庭之佚曾投閑之幾日卽召審之

自天俛仰十八年間恍如昨夢明良一千載會徒
想下風燮調幸遇於時和鼓舞第歌於帝力豈意
江湖之漫浪尚紆廊廟之記存某官忠貫兩儀學
洞千古不震不動不難不竦定大策於立談無好
無惡無黨無偏合群才而器使方小恣嗣王之求
助欲卷阿吉士之來游遂使負薪有疾之人亦在
拔茅連茹之數且謂申公已逾八十難使留中伏
波尚堪一行姑令補外而某冠裳已裂藥石弗瘳
雖病顙之駒莫備於驅馳然啣環之雀尚思於報

效惟天道功成者退人世位高則危應侯疑蔡澤
之言居然有感子房遵黃石之誠去矣弗難况社
稷之元臣有古今之明鑑阿衡專美在寵利之不
居忠獻兩全由進退之有裕然衆人難與慮始君
子爲能見幾誵誵鄙夫惟知城社之託瑣瑣姻婭
第顧門戶之私東閣豈無竒士如朱雲禁闥亦有
敢言如汲黯試當暇日相與靜思或一時有味其
言實萬世無疆之福某一身如寄百念已空願貸
餘齡俾安窮谷制太平之禮樂雖莫陪與議之諸

生作平地之神仙尚不愧獻詩之處士

秘閣奉祠謝史丞相兼賀除少師

播一德格天之業誕告多方冠貳公洪化之聯不
昭異數雷風鼓舞夷夏懽呼某官鍾天地之泰和
紹聖賢之純學以古之道爲帝者師中原故疆指
撝而無不服天下大噐談笑而寘諸安由心休休
然有容故事綽綽然餘裕盛矣一千載而明良相
會信哉十九年而芒刃若新昔位峻維垣悵莫違
於遜牘茲禮成清廟宜首渙於明綸猶鬱具瞻佇

申成命某山林下士場屋陳人厥初出身頗亦有
志義之與比衆雖笑其踽踽涼涼居之而安人亦
諒其悃悃款款數汗薦墨亦忝辟書不幸而有采
薪之憂旣久而無勿藥之喜形容變改意氣衰殘
如陶彭澤之辭歸而非爲督郵如孟襄陽之自棄
而非關明主從容田里荏苒歲時所願全生比不
才之樗櫟豈期得月同近水之樓臺籍令清班郡
丞高選老於選調旣叨脫選之榮久矣逸居更冒
均逸之寵凡茲誤渥惕若煩言矧惟退安蓬戶之

居其可遙寓木天之直一忱控免萬冀矜從上光
範門之書不敏雖慙於韓愈作畫錦堂之記欲言
尚擬於歐公拊蹈惟深敷陳罔旣

謝宣叅政

十九年山澤之游了無榮望一千載風雲之會驟
昇殊恩鴻造難名鯁生有幸伏以起家而列奉常
之屬脫選而膺別駕之除旣知其疾之深而俾修
清靜之緣復念其名之微而俾寓邃嚴之直此其
事皆無於前比必其人小異於衆中如某者天分

不高月評更下自笑其拙人謂之狂學以入官本
無於師授仕而受祿何有於吏能重以采薪之憂
而無勿藥之喜辭歸如陶彭澤非耻屈於督郵不
仕如孟襄陽非見棄於明主看鏡驚非於故我着
鞭寧計於先吾所願全生若不才之樗櫟豈期得
月同近水之樓臺某官爲斯文之宗任當世之重
方吉甫之入相非裴垺無以盡致於名流故周公
之爲師必召保相與共圖於至治旣小成其小大
成其大復中養不中才養不才遂使陸沉之人亦

預甄收之數某猶具知識敢昧依歸顧結草之未
遑豈獻芹之敢後今邊塵未起國步小康正周家
徹桑土之時乃趙氏爲保障之日願汰貪殘之吏
一蘇憔悴之民庶使擊壤之翁終侈太平之遇抑
令扶杖之老永觀德化之成感悚惟深名言罔旣

謝薛參極

某官識洞古今道兼文武進居宥府談笑而折遐
衝直上政塗雍容而定大計乃眷鳴珂之里相聞
擊柝之聲惟逢人必說於項斯故取近不遺於皇
甫

同前

謝葛叅政洪

某官探諸老之淵源爲後學之山斗方淮南兵寢
獨推汲黯之忠暨博陸功成更賴延年之決爰陞
樞極密贊璣衡遂使陸沉之人亦預甄收之數

同前

郊贈謝王侍郎

劬勞之恩欲報無日贈卹之典有來自天並舍驚
嗟孤生感泣伏念某丁年擢第乙念榮親自失投
機屢孤推轂千鍾弗暨養志焉實難七選未離揚

名乎何有曩由吹送得冒殊私自量何有於毫分
愾免亦幾於八九端門有赦深知推錫類之仁陋
巷宅生其敢援陛朝之例忽幸追榮之及靡拘執
法之常某官叅八柄以詔馭臣閔一夫之不被澤
謂烏猶反哺而况於人雖鴈不能鳴當爲之地乃
飭所隸毋牽於文遂使亡親例膺命秩以至糟糠
之舊亦霑雨露之新心實未安義不敢卻潔蠲以
薦恍如稱壽於生前英爽猶存諒亦感恩於地下

謝王趙二知縣

起語
同前

千鍾弗暨養志焉實難七選未離揚名乎何
有上無以副庭闈之望下無以慰室家之心逝川
如斯昊天罔極端門有赦深知澤及於漏泉陋巷
宅生詎敢言聞於當路忽例頒於綸綍使弗異於
縉紳某官鄉誼甚高交情更厚謂不可失者逢辰
之幸代爲控陳不可紊者執法之常曲加料理以
至糟糠之舊亦霑雨露之新

同前

除直寶謨閣宮觀尋除常丞謝鄭丞相

伏以三十年山澤之游了無榮望一千載風雲之

會驟昇殊恩旣優其老而陞之延閣之三復勉其
來而處以容臺之貳大矣洪造曲賜甄收叢爾微
生寔同水履敢伸摧謝且控忱辭伏念某涉獵諛
聞迂踈野性方其年當強仕頗亦志在壯行病色
日侵看鏡已非於故我官情灰冷着鞭一聽於先
吾輟祠官而召審於朝堂免藉令而晉丞於留鑰
旣許卽安於草野更令寓直於蓬山幸會非常敢
嗟不遇豈意此生之未昧載逢大化之聿新異數
駢蕃危衷震灼茲蓋伏遇某官以帝舊學佐時中

興揭大器置諸安天地以之奠位開正路杜其枉
日月以之增明人之有能有猷而有爲我則母固
母必而母意于以會歸有極保合大和協氣應而
百穀用成文德洽而四方無拂更欲招來遺逸益
廣規恢而某病乃棄官夫豈潔身而去少而不學
亦非應變之長期不負於陶成惟少殫於忠告不
可失者誠中原今日之機會不可搖者尤南渡累
朝之本根豈應恃一二才俊之人而輕用億萬生
靈之命且空帑庾之陳積以供軍旅之急須已凜

乎乏興之憂况遲之經久之後諉曰及此閒暇儲
之會通或新虜捷出而因糧或姦民乘間而投隙
竊恐方來之患有非隄度可知宜飭臨邊之臣先
爲固圉之計必我疆我理舉無太息之聲庶自北
自西皆起來蘇之望又近輔之所講畫遠臣之所
奏陳要切之言存亡攸繫曾未施設已廣流傳亦
恐獻議者甫離吻頰之間而間諜者洞見腹心之
蘊要須申戒近密深謹隄防庶幾境土復還混華
夷而一統勲名震耀歸社稷之元臣必有賡石介
頌慶曆之詩豈止述周人美山甫之雅某愧書生
之不識時務幸智者之或擇狂言上光範之書不
敏深慙於韓愈續彭澤之賦歸來尚許於淵明

漫塘文集卷之十四

漫塘文集卷之十五

宋籍恩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漫塘病叟劉宰著

啓

賀辛待制棄疾知鎮江

奉上密旨守國要衝三輔不見漢官儀今百年矣
諸公第效楚囚泣誰一洗之敢因畫戟之來遂賀
輿圖之復豈比兒童之拍手謾誇師帥之得人某
官卷懷蓋世之氣如圯下子房劑量濟世之策若
隆中諸葛大兒僅數文與上床自卧元龍赫然勲

名付之談笑繩鴈驚於三尺俾愁恨歎息之俱無
隸疆虎於五符使災害禍亂之不作田園歸去翰
墨生涯馳騁百家搜羅萬象得其小者風蟬碎錦
頽宏而肆之金薤垂琳琅落紙雲煙爭光日月上
會稽探禹穴方八命九命之增崇坐宣室思賈生
忽一節二節之促召皇圖天啓虜運日衰壺漿以
迎久鬱遺民之望肉食者鄙誰裨上聖之謀星拱
百僚雷同一說自介圭之入覲借前箸以爲籌究
財貨之源流指山川之險易金馬玉堂之學士聞

所未聞灞上棘門之將軍立之斯立眷惟京口實
控邊頭雖地之瘠民之貧然酒可飲兵可用繭絲
保障豈惟增北固之雄約軾錯衡旋即首東都之
會某年幾四十才僅下中向須菽水之供故五斗
米是爲今罹風樹之感雖萬鍾祿何加未忘父教
之忠有喜國讐之雪矧鷦巢之有托豈燕賀之敢
稽未終素鞞之期莫叩黃堂之下執舍人之役雖
阻見於曹叅勒燕然之銘尚或須於班固

謝辛待制前人

孤生屏處已載二千石之良專介鼎來忽拜五十
鎰之餽周之則受感不容言伏念某未報劬勞荐
罹禍釁願何求於當世惟苟活於殘年時叩城闔
愧未忘於舐犢日趨幕府幸已遂於登龍載月端
歸望塵弗再方慙踈慢敢意記憐欲於燕寢凝香
之餘進之樽酒論文之列雖回舩已遠莫陪瀛洲
山上之游然折俎寵頒猶是北海坐中之客自惟
庸瑣何克堪承茲蓋伏遇某官憫士之貧行古之
道謂唐賢之鎮蜀頗加厚於少陵而長公之師梳
亦垂情於和靖故茲厚意誤及微蹤不勝銘佩之
私就貢管蠡之見今歲之稔雖及七八時雨之愆
豈無二三如聞里正不申被旱之圖縣吏憚受訴
災之牒倘陳詞有踰於八月則籲哀莫徹於二天
仰冀慈祥亟垂矜憫賜之揭示許以實聞庶使窮
閭盡被邦君之惠是爲小子不孤國士之知

通知鎮江倪尚書

陳善閉邪正賴六官之長承流宣化忽來千里之
邦雖北府盡付重臣而南面可無拂士出人望以

在外識時危之可憂肯把一麾而來猶爲三邑之
幸其官凜然大節行乎累朝晦冥日星汗塗玉雪
四維不張國乃滅力排當世之非匹夫不獲予之
辜勉爲斯民而起屬世變之愈下而事勢之適窮
空玉帛以交鄰理難善後糜金穀以養士戰則不
前旱魃與飛蝗相仍楮幣與青蚨懸絕併日一食
斗米千錢田里之間多賣產以鬻妻道路之上有
析骸而食子渤海之盜必起潢池之中季孫之憂
豈在蕭牆之外前車之覆轍不戒當筵之舞袖更

長有社稷臣於公近之矣欲邦國治捨我其誰哉
泛觀論諫之數十百篇可誅貪夫於千萬世下雖
七年病三年艾若未易以遽瘳而一女正百女淫
尚或仗之知恥胡爲勇退莫遂畱行膏肓若何藥
石去矣幸厥今股肱之郡無如吾父母之邦孔子
用則行舍則藏本泰然而無我京口酒可飲兵可
用寧薄之而不爲惟戰衛之疾驅慰履封之願望
某丁年一第新歲二毛壯志蕭條著鞭焉徃病容
滋漫看鏡自慙猥以名聞許陪堂審譬諸倦翼圖

南何爲如彼泉流得坎卽止猶叨祠廩以累縣官
鮒魚之活斗升敢久私於德賜鳳凰之翔千仞願
卽聽於召還祈嚮采深敷陳罔旣

賀趙守 **師** 禱雨卽應

伏審憫雨惟勤籲天有請雖此邦之遇旱比及三
年而其澤之應祈不俟終日亶聞異事盡揜前聞
端以其官愷悌存心中和布政視五穀之不熟猶
已饑之自三日以爲霖其禱久矣故爐煙之甫炷
卽協氣之橫流不我後不我先油然作沛然下其

心馳府上身絆田間亟趨朝餐驅耕牛於麥壠更

祈夜月無吠犬於花村

時邑境
多盜

謝史守 **彌** 招鹿鳴宴

身同鷓退久自放於漁樵宴起鹿鳴忽許陪於俊
秀仰祗厚意俯愧微蹤竊以擬人以倫歌詩必類
方食萃之雅詠散入管絃正連茹之羣英進陪樽
俎豈應野服輒廁廷紳如某者疾在膏肓形於面
目旣有慙於看鏡遂絕意於著鞭西陌東阡幅巾
來往南洲北渚短棹夷猶此已同鷗鷺之盟彼方

接鴛鴻之武旣殊出處難奉從容豈意博封特枉
郇公之翰更勤專使來臨顏闔之家茲蓋其官以
道而觀取人所棄謂鄉里所貢故足備於時須而
山澤之臞或可談於物外故因盛集特賜兼收而
某楚龜自適於泥塗魯鳥難堪於享禮辭齊王出
東郭此心實異於孟軻從江州游廬山他日倘同
於元亮

賀丘守

書

再任

陞華舜閣因任吳頭老稚歡呼大慰攀轅之望江
山動色重歸賜履之中凡曰有知同心贊詠其官
英資天賦正學家傳欲丕昭前人之休不苟徇流
俗之見從容宰掾已贊洪鈞密勿禁塗卽持紫橐
亟奉守符而出再經歲籥之更復從漢家增秩之
常以副河內借留之請觀其勇於求退而進之難
知其介然自持而守者固敢爲世道賀豈特閭閻
私夫久而易玩者常人之情去如始至者君子之
事今邊塵未息民瘼尚多精神若爲而可以折衝
利澤若爲而可以及下京口之兵可用當不愧宣

武昔日之言晉陽之城爲歸庶不孤趙氏他日之
托或強者欲掣其肘貪者欲肆其心則當官而行
在我而已寧可鬱鬱居此惟將望望去之其於部
封公所矜矜肯同餘子僅修溢美之辭願與編毗
更聽維新之令三陽交泰萬彙同春併祈茂對昌
辰益介景福

賀趙守善相到任

輟從西閩來護北門赤縣神州已掃殘胡之穴朱
幡皂蓋趣頒近甸之春顧縉紳賀厦之攸同况韋

布受塵之自舊其官澄秋爽氣霽月英姿探三易
之旨於未畫之前總七略之要於旣分之後雲煙
落紙炳然華國之文樽俎折衝允矣濟時之略屬
方外禦式俟壯猷羽扇綸巾周公瑾之當赤壁輕
裘緩帶羊叔子之鎮襄陽坐今故國之山川爭上
有司之圖籍顧於今股肱之郡無如吾父母之邦
況松下吟哦勝踐猶遺於贊府而棠陰蔽芾去思
未泯於鄰封易地而來闔境之幸正簿書於始至
黠吏革心折獄訟於片言諱徒落膽倚須治最卽

奉詔還某因病棄官由壯至老頷鬚如雪志念已
灰十五年無趨進之階三萬里悵仙凡之隔潔蠲
泓穎聊申鼓舞之私漫浪江湖尚置網羅之外

回趙守賀冬

觀臺紀物八方呈瑞之初燕寢凝香千里召和之
始鼎來諸福比及羣生恭惟某官識洞化元道侔
剛長仁風駘蕩漸回一氣之迎義槩激昂盡屏羣
陰之退宜入鴻鈞之運默調玉燭之和某久與鷗
盟莫遑燕賀博封下逮旣拜郇公之五朶雲厚餉

偕來復領青州之十從事雖座莫陪於北海而醴
實設於穆生仰認謙光益深慙愧旨且多多且有
豈但歌周雅之詩者而壽壽而昌更願續魯人之
頌

回趙守賀除司令

農功是務身已老於田間帝籍攸司恩忽頒於天
上深識吹噓之自況勤問勞之先惟三推之禮大
備於有周而千畝之掌聿嚴於先漢於皇聖代列
屬儀曹顧某何人塵此清選

云

云

某官以世儒英

爲國宗翰折遐衝於樽俎洽大惠於閭閻以某受
塵爲氓實在提封之內服田力穡宜知耕耨之方
力賜裏言俾膺中擢然而某病惟日甚貌若天黥
加之髮脫而不可勝冠手戰而不可執筆時駭矚
於行道蓋面目之可憎或見識於故人幸聲音之
未改豈應冒昧以苟恩榮不辭方命之誅謹上陳
情之牘更祈矜憫使遂徹聞四角雙輪雖仰孤於
推轂高山流水其敢忘於知音感佩惟深敷陳罔
旣

賀趙守除集撰再任

課五年之治最疏九陛之恩榮祕殿羣英獨高於
論撰長江千里仍入於提封歡動縉紳慶關宗社
某官英姿皎如秋月和氣煥若陽春淮西之攻克
成允賴十連之重京口之兵可用更資千騎之臨
旣討軍實而訓之且念民生之勞止備禦成而國
有金湯之衛冠攘息而民無桴鼓之虞父老爭叩
關而借之留天子顧在廷而難其代增秩以寵郡
國聊再徇於羣情聽履而上星辰行趣歸於禁路

漫塘文集卷之十五
某青衫末椽白手窮塗弗俟五人之薦而叨脫選
之榮不借一日之勞而冒均秩之制倘匪吹噓之
有自曷輟造化之曲成深惟草野之宅生難玷蓬
山之寓直乃抗章而懇避豈推轂之敢忘鎖鑰之
在北門仍喜寇公之托保障之爲趙氏更祈尹鐸
之寬抃蹈惟深敷陳罔旣

賀趙守除待制帥金陵

恭惟陞華禁從易鎮留都寶章候對之班聿新觀
聽江左要衝之地盡入提封宗社奠安神民欣豫

仰惟歡慰某官雷霆威望日月精誠京口政成豈
但酒可飲兵可用淮南嚴憚蓋常事爲制曲爲防
宜二節以走一節以趨俾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佇
擊中流之楫盡收輿地之圖翠蹕入京大慰遺民
之望襄衣入相式符薄海之瞻某州縣陳人門墻
舊物逖傳庭告不勝抃蹈之私更喜鄉閭仍在照
臨之內

送馮守

慨伸忱請寅奉真祠遮道留行人猶環於鐵甕揚

帆遠引舟已過於錫山進退綽然譽處休甚其官
公心體國實意爲民言之可行逆於耳而必受事
之無益迫以勢而弗爲出分顧憂時方備禦謂穎
川閱車騎之盛徒侈容儀而晉陽成保障之功在
寬根本故凡施設必審後先雖日討軍實而訓之
然常念生民之勞止欲濬防而增壘聿新耳目之
觀恐剝牀而及膚彌重腹心之擾雖急符之屢下
終成矩之不移東西旁郡之民猶仰之如父母南
北沿江之地信隱然若金湯藉未疇固圍之庸何
遽遂投閑之願諒畫戟初辭於兵衛而錦衣得耀
於鄉閭綠野飛觴散臘寒於竹葉平泉得句回春
意於梅梢然猷猷懷不忘君之忠而駒谷有無遐
心之戒三陽交泰惟茂對於時和一節召還遂入
承於晝接某山中狂客林下陳人二天仰竊於幘
幘五雲屢頒於翰墨汲黯甚戇問復妄發婁公盛
德每爲所容願寇君更借一年旣莫侶叩關之父
老問郭牧復來何日更阻陪騎竹之兒童不敏懷
慙有言莫謝敬陳尺素尚亮寸丹

賀趙守國冬至

天之道當還式喜羣陰之退冬之日可愛潛迎一
氣之回敢控愚忱敬伸善頌某官修俎豆而知軍
旅之事置繭絲而成保障之功故淮南之謀獨憚
汲黯而北門之任必委萊公屬當剛長之辰益致
朋來之助坐令隆慮息垂爭凌犯之心可保長江
集安靖和平之福某壯心零落暮景駸尋撫已自
憐儉餘生於三徑祝公難老際嘉會於千齡

回趙守送節物前人

修履長之賀曾未徹於聽官攄逮下之誠已先馳
於命介旨酒最江山之勝嘉穀兼川陸之珍藟然
衰孱何以報稱某官喜新陽之肇復推德令之攜
謙眷言陳人屏居窮巷如草堂之杜老瓢棄而存
如玉川之盧生盤空何有爰頒厚餉以賁孤蹤某
登嘉以還寵榮何已敬陳祖廟以修豺獭之供未
昧此心敢忘犬馬之報

代邑人謝韓守大倫放苗

去歲官租悵寒鄉之多負比辰郡檄飭闔境以停

催新令星馳懽聲雷動夫蠲前數年之積負以沽
二千石之美名實有未孚衆不可蓋至於甫踰省
限當緊常程固有駢首就追殆若貫魚而進亦或
抱頭奔竄不聞吠犬之聲誰其新穀未升許以陳
苗盡閣允茲曠典耳目所未見所未聞宜爾宅生
手足不知舞不知蹈某官體上聖渴想於良牧念
先王血食於此邦已責寬征德意旣孚於關市輕
徭薄賦惠風更暢於鄉閭謂出納之吝雖曰有司
之能而積累之羸或重他時之害遂令計此有美

填彼未輸旣無始作偏之嫌何異人忘弓而得繫
者釋而家人率至於感泣逃者歸而里胥不得以
誰何保障之功當重光於宋代旂章之錫宜再屬
於韓侯某自喜老諸生及見古循吏駢四儷六詎
敢爲溢美之辭去二及三尚敢貢無厭之請

回韓守公劄報免總所吏攤上戸和糴錢

訴以誣金不謂小人之望免其受杖仰欽大府之
寬敬承公牘之頒凜若私心之懼伏念某支離病
骨苟且殘年或命中車棹孤舟追漁父以同嬉或

濯清泉坐茂樹與樵夫而談道利縱關於天下猶
拔毛不爲鬪奚恤於鄉人雖閉戶亦可何不忍向
隅之泣遽自貽出位之愆旣繫其人於桁楊之中
遂得其情於箠楚之下宜震雷霆之怒以懲其欺
使知日月之臨莫隱其實豈期善貸竟追嚴誅某
官德毅以弘氣剛而大柔亦不如罪疑惟輕謂罔
之生求幸免耳而老將至或耄及之幸免者騁其
浮辭耄及者敢於妄發浮辭者宥之則後必知戒
妄發者諭之則中必自慙某敢不深惟至仁益堅
素守議國之政其敢效於鄭人頌侯之明尚許同
於史克

回韓守送物并賀除寶謨再任

陞華禹閣因任吳頭千里山川不改提封之舊九
天宮殿逖瞻班列之高詔下十行懽傳萬寓某官
稟姿湛然光風霽月制行凜乎寒露清冰蚤從諸
老之游深探昔賢之蘊文章得昌黎之正更盡去
於陳言虔共知吉甫之云期有光於先祖簡知當
宁徑上要津皂蓋朱轡甫任藩宣之計昔襦今袴

卽騰問里之歌蓋以歛不及民而上澤下宣政必
出公而下情上達貨泉無壅囹圄屢空宜父老合
辭亟上叩關之請聖皇稽古爰從增秩之畱某鷓
巢幸托於深林燕賀敢忘於大厦實懼瀆尊之咎
有稽削牘之恭劃拜寶緘仍頒珍餽光華奪目感
激銘心嗟報德之無從惟盡言而不隱下塵榻於
陳君治郡之日雖慙孺子之爲聽規諫於武公入
相之時尚擬衛人之詠惟慚弘度終諒愚忱風捲
殘紅雨滋新綠緬想黃堂政暇燕寢香凝茂對寵

光益綏福履

賀韓守除總郎

吳頭楚尾課三年保障之功江表淮壖總四道榮
屯之餉使星所照郎宿交輝綸綍初頒縉紳相賀
某官英姿霽月爽氣澄秋明足以察而纖翳弗容
勇足以決而萬牛莫挽有如邇日深念疲氓平斗
斛以受輸已盡掃積年之弊揮翰墨以垂訓更曲
爲後日之防汎觀識慮之深長想見彌綸之密勿
惟兵食之重計關廊廟之深憂輓粟飛芻小試幹

漢城文集卷之五
旋之妙簪筆持橐卽歸獻納之班某幸以衰年及
於寬政結草圖報敢自後於邦人卧轍畱行悵莫
趨於道左聊憑尺素以寫寸丹

回韓總賀除寶謨奉祠

職寓寶儲聖世以光於末路書先錦字王人肯下
於匹夫仰戢謙撝俯深震懼某蚤緣疾病遂賦歸
來釣月耕雲惟退安於愚分御風乘氣敢仰企於
仙游方萬化之維新閔一夫之垂老超班聯於芸
閣俾晝錦之不殊績俸給於叢祠更朝餐之有繼

靖言徼倖厥有夤緣某官仁厚撫民溫恭下士第
漢太守治平之最總唐計相飛輓之權足食足兵
已嚴飭封疆之備亟問亟餽曾不遺山澤之臞賜
以吹噓致茲忝冒忘情筆硯悵莫酬明月之投混
迹漁樵尚曲借二天之覆

回韓總賀除常丞

延閣進陞方叨於誤寵容臺列屬更冒於殊恩感
造化之非常知夤緣之有自伏念某早纏風疾殆
若天黥方當強仕之年卽上退閒之請蓋歸來如

陶彭澤非恥屈於督郵不仕如孟襄陽非見棄於明主跡偶同於靜退名遂玷於選掄某官以世清才膺時劇任飛芻輓粟旣擅於雋功噓枯吹生不遺於餘力遂令猥瑣亦預甄收顧方力控於忱辭未敢遽陳於謝悃雙魚委貺第深感佩之私尺鷃低飛尚賴安全之賜

通何守處久到任

輟從蓬頂來鎮吳頭闔境歡呼方爭迎於千騎杜門衰冷獨先拜於雙魚仰盛德之謙光拊沈蹤而

震灼曾未遑於庭謝敢敬賀於厦成某官鍾宇宙之太和嗣聖賢之絕學富貴當自致蚤峻擢於儒科州縣豈徒勞幾掃除於民瘼爰受知於當宁遂布武於周行正色臺端風行草偃盡言諫省坤轉乾旋方進長於文盟且密陪於廟論屬上方勤於北顧謂地莫重於南徐少煩施緩馭之方卽遂正論思之任惟入境而問俗古義有稽故援筆以成書老生是及而某久苦負薪之疾那知拔薤之規得郇公之朶雲第誇榮於鄉黨歌叔度之五袴尚

送和於兒童抃蹈惟深敷宣罔旣

回何守賀符請舉

周官之歲大比方獻賢書互鄉之童難言忽塵首
選某官提千古斯文之印爲四方學者之宗當場
屋之肇開飭隄防而惟謹雖嚴於奉法務極其公
而恕以取人不求其備遂使不才之子猥先諸邑
之英曾未展於庭參先已頒於臺餽瓊漿官幣玉
屑餼羊登拜已還懷慙無已顧申公已老雖應聘
以奚爲而漆彫未能縱欲仕而不可併祈福護使

獲安全不勝感謝之私更切歸投之悃

謝王料院林免起夫運上供米綱

罔水行舟聊激君子之怒息肩弛擔竟賴仁人之
言千里宅生一誠感德惟時下邑合解上供適此
旱乾難於漕運是任是負藉使盡役三十六都之
人載馳載驅安能驟致萬九千石之米徒爲民擾
無補軍需雖郡之政弗涉於餉臺且君之官不列
於幕府然頗關首尾易借齒牙猶慮其有從有違
且度其不憤不發爰徵故實得古書之一言公肆

漢地效集卷之十五
七
詆訾忘官守之異事果承勇往力戒急徵遂下州
家盡收星火之令亟止陸運俾須水澤之盈茲蓋
某官自期古人樂聽苦語凡北山先生之遺訓每
溫故知新雖皇華使者之齊驅能以小事大故言
若越俎然進則投機某與受一廬猶深百念累糧
而往已欣並舍之復歸合耦而耕更喜隣田之可
約其爲感歎莫旣敷陳

回高倅不荷賀冬

陰陽迭運驚化日之初長郡國不空仰卿雲之下

覆顧屏迹莫修於賀牘而辱知先枉於來函某官
學海淵源詞林根柢典司奏牘已上於星辰乃眷
价藩猶分於風月以寬濟猛用廉律貪履茲剛長
之辰茂介大來之祉某負暄窮巷莫陪賀客之後
塵矯首貳車但祝我公之純嘏

要言回葉知縣到任

申錫明綸載紆墨綬得百里地未廣於前封戲五
綵衣足便於親養受塵四境賀厦一心仰惟某官
以玉樹之姿挺石林之秀粹矣過庭之學燁然華

國之文蚤歲踐揚弘壁列陳於西序羣公文薦大
鵬直上於南溟玉殿傳臚金閨通籍棠陰障午方
深畿邑之恩花氣回春又領男邦之寄蓋崇雅操
要訖外庸眷惟一方屬茲多事經總制數千緡之
入驟益於一朝前後政三四年以來已同於常賦
加以州家迫甚縣計索然編民死徙幾半而急征
累歲逋負之租綱運交發已足而責償到倉折閱
之數吏胥之追逮略盡田里之濟卹未聞欲撻髓
剝肌遂除於他日必明目張膽力辨於此時願采

狂夫之言益究大賢之業豈但治平之課可最於
今抑爲慈惠之師比隆於古某早緣多病自棄明
時事是邦大夫之賢信知有幸聽滄浪漁父之曲
未辦修辭辱問相先拊躬知懼所祈雅量不殊楚
澤之寬庶察愚衷有異陽鱈之吸

回葉知縣賀年

葭管飛灰夕喜陽春之到椒觴獻壽曉驚嗣歲之
新凡在提封曷勝頌詠某官以愷悌之質爲慈惠
之師善政方興疾固知於無妄寒氣已送吉宜底

於大來快覩飛鳧入陪振鷺某方圖翌日祇見下
風先勤駢儷之辭欽仰謙撝之意祝公純嘏第極
此情踵客後塵尚期他日狂斐愧甚高明炤之

回魏知縣**文中**到任

祇奉明綸來紆墨綬瞻言百里方輿何暮之謠式
喜一朝爰趨後來之上未修燕賀先枉魚封仰佩
隆謙俯慚懈怠某官高標絕俗與學傳家集知漢
世之便宜挺有鄭公之風烈高士而爲主簿卑棲
咸仰於鳳鸞掾曹之作刑官滯訟悉空於狴行內

司玉軸外贊戎昭司征聊示於假塗論薦遄聞於
溢格賢人在上引類方觀鵬路之開君子學道愛
人自詭牛刀之試惟今桑梓必恭之地頗有杼柚
其空之憂里正時窘於誅求戶長或困於白納縣
胥漁取誦言月解之均敷郡吏狼貪相與日來而
不止儻非正始何以圖終二千石之賢固常存於
惻怛一再見之頃尚勿靳於敷陳庶幾三異之成
亟迓九遷之寵某衰孱甚矣疾病加之漫浪江湖
駸尋歲月幸同吾黨之小子得事是邦之大夫絃

漫塘文集卷之十五
歌而化武城願快爭先之覩軒蓋而迎子賤預懷
不敏之慚

回林知縣佑卿到任

祇奉明綸來紆墨綬閭閻在望地無三舍之遙舟
馭戒嚴陽當七日之復地近熟知於民隱陽回且
迓於時和凡此受廛同於賀厦其官探古往不傳
之學讀人間未見之書筆陣足掃於千軍文燄豈
惟於萬丈棲遲梅隱笑傲槐庭人物風流更出昔
賢之上民情畏愛猶存兩邑之間眷此句金之邦

實接鳴珂之里舊令尹之政既井井可觀賢大夫
之來諒繩繩不改然吏之取於民者日巧而郡之
責於邑者日苛持平於上下之間致察於從違之
際仰惟明鑒動有成規要令九鄉三十六都之人
皆被明公之賜庶幾四善二十七最之考不爲他
邑所先某白髮蒼顏殘年餘日方賡杜老萬間之
什已辱郇公五朶之箋執德之謙惟深於佩服修
辭之後尚冀於矜容

東泉回王丞唐卿到任

惠泉山下笑別煙霞藍田記中來問松竹受廛有
喜贊府得人修燕賀以未遑愧魚書之先辱某官
早探六經之旨屢從諸老之游七千朶獨秀於盤
盂九萬里擬搏於溟渤一行作吏聊收塲屋之功
再轉爲丞尚勞州縣之職顧義廩侵移於他用而
役錢乾沒於吏姦儉歲饑民何以糊口警曹募士
頗有離心因舊貫振而新之開遠圖或者自此某
年踰耳順事已心灰收之桑榆式借輝光之被譬
諸草木幸逢臭味之同敬觀駢四儷六之文庶幾

襲六爲七之作瓊瑤匪報也更有覩於後時几杖
以從之尚許容於暇日

回趙丞彥相到任

帝闕疏恩男邦貳政事功已試有如熟路而駕車
里社相望更若繡衣而行晝凡在受廛之列疇非
賀厦之人某官孕秀天枝舉華月窟淵源學海未
多鴻寶苑之藏根柢詞林寧假古錦囊之蓄世科
俯拾官路橫翔綠水紅蓮勝游荐歷高槐翠柳雅
趣未忘雖官稱不改於前時而地望已殊於他邑

南連畿甸足爲近水之樓臺北接江壖正倚濟川
之舟楫願亟推於素蘊以直上於要津某壯志已
灰病容如鬼殘年幸矣卿雲覆之問牘重頒采戢
相先之誼報章獨後尚寬不敏之誅

回張簿文之到任

天陞疏榮雷封分職高士而爲主簿人言爲何是
邦之事大夫我心則喜蓋以草木之同味豈惟桑
梓之必共仰惟某官典刑故家文章正派得其小
者風蟬碎錦頽宏而賜之金薤垂琳瑯天開九重

宜接俊游之武地儉百里尚資佐理之功顧田里
愁歎之相聞由官簿勾稽之不審賦已輸而追者
旁午前未竟而後者紛來非得明敏之才曷掃因
仍之弊鸞栖枳棘夫豈久淹鳳鳴梧桐卽膺顯擢
某自笑其拙人謂之狂向須水菽之供故五斗米
是爲今纏風木之戚雖萬鍾祿何加已欣爭席之
多寧復曳裾之想有如貢問亦墮後時敢期德履
之謙先枉誨函之辱駢四儷六足窺華國之文問
一得三尚叩傳家之學會言近止企予望之

漫塘文集 卷之五
回劉簿節成到任

祇奉絲綸來司簿領已消剛日遂振頽風以邑人之相爭知公心之有喜伏以某官西京才子東觀名流雖謙謙自牧之卑有挺挺不屈之操顧吾邑勾稽之職久墮吏姦非賢者明敏之資曷瘳民瘼然其汨我也以始其逢我也以私惟益務於謹微使莫能以投間庶善良有恃不盡折於豪強亦望實孔昭可遂階於遠大某未修燕賀先枉魚封何以報之擬效涓埃之補可以言矣甫修泓穎之恭

不敏懷慙勿罪是望

回張簿杓到任

祇奉東擢來典勾稽籍甚英聲聳於羣聽凡在併幪之下同深鼓舞之私恭以某官文采雲間之世家風流天上之公子雖春秋之鼎盛已學術之淵源飛鵬九萬里之程足知直上解牛十九年之刃更在善藏某百念已空萬事俱懶敬手裁於尺牘以復先施須躬叩於仞墻尚寬後至自餘衷曲并俟面陳

回潘尉彙征到任

奮由上第來蒞警曹百里去家一帆便甚雙親未
老三釜及焉茲人子之至榮諒公心之有喜伏惟
某官淵源學海翹楚儒林雖與人如和氣春風而
律已若嚴霜烈日四舉禮部文粹唐賢一上太常
名傳漢陛方青佩爭承於師範而黃綬已屆於官
期蕞爾此邦紛然宿弊良民怖吏若虎黠吏驅民
若羊要須綵棒之威一新羣聽庶應金沙之瑞卽
上要津某未飭賀牋先承問牘既辱高軒之過尚
稽漫刺之投惟山林之士蓋退藏而疾病之軀多
曠弛加之以罪亦又何辭原其此情則所願望

回陸尉慶洪到任

祇奉選掄來司警捕緝紳歆艷正雙親未老之時
輿衛雍容乃百里便家之地凡曰人子所共贊喜
矧爲部民將遂焉依某官學於家庭稱於州里蜚
英太學擢秀禮闈老生所未能名早標於桂籍後
來者居上代靡俟於瓜時足知世德之深長想見
天姿之卓絕然才若發劍之刃貴於善藏學譬爲

山之功期於不止庶弘遠業不愧義方某因病棄
官習閒成懶雙魚尺素良佩先施景星卿雲尚圖
快覩

回劉尉文明到任

擢第丁年分曹壯縣鼠竊狗盜凜乎聞風鷗化鵬
搏在於不日贊喜之極有職所同某官致遠如千
里駒多聞若五經笥方宣室欲賈生之見而南昌
勤子真之來孰云會合之難佇看騰踏而上某少
焉多病老矣無能首辱魚封已欽爲禮之過三迂
騎氣更知執德之謙錦函敬用捲還短褐自應走
謝居慚不敏切幸有容

回趙尉崇到任

擢秀周盟蒞官梅隱先聲震疊聞知狗盜之奔逃
亨會鼎來更趣龍門之變化受廬於此賀厦同之
某官光風霽月之姿白雪陽春之句庶幾古之作
者豈但望之儼然一第太常名宜登於漢陛五舉
禮部數乃過於唐虞蓋造物欲老其才而賢者貴
習於事四十日強仕茲其時乎九萬之搏扶自此

始矣其病容可笑晚景何堪猶幸吾儕小人得事
大夫賢者雙魚跪讀居慙惠問之先歸鳥倦飛尚
恕登門之後襟懷贊喜筆舌奚殫

回柴監愿到任

祇奉選掄來司征權析秋毫言利事豈云學古之
宜策高足立要津或者假塗於此受屢四境賀厦
一心某官玉雪精神冰霜操履夙稟庭闈之訓久
從塲屋之游獻賢能書名已登於天府司關市賦
職聊佐於雷封惟糟丘之課有常而壠斷之術難

恃粵自州網密而不漏縣網弛而不張旁午追胥
迫斯是皆已甚矣塊坐主者本之則無如之何以
至付炊淘之任於姦豪苟錙銖之贏於販鬻茲謂
倒置盍亟更張雖發策決科其則不遠諒改弦易
轍致此非難某頽然病體昧於世故辱尊公之手
教知執事之心期矧琅函置在古錦囊而瑰詞不
減青玉案辭之不可領次懷慚幸已諧雲霧之披
敢盡略寒暄之敬謹哀儷語以謝謙施暇日從容
倘未嫌於過我舊書廢忘端有賴於起予

尚未暇飲... 燕青玉案... 燦吟... 神庭... 陶置... 至... 且... 漫塘文集卷之十五終

漫塘文集卷之十六

宋籍田令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漫塘病復劉宰著
啟

通新太平曾侍郎

脫屣周行分符姑熟過家上冢真衣繡而晝行有
命自天即前席於夜半猥托粉榆之蔭敢忘桑梓
之恭切惟馬鬣之封實共犬牙之地尚接乎東阡
西陌寧分乎南富北貧矧茲再世之藏相去百步
而近直宜為幸會敢後依歸某官一代偉人六經粹

學文章續南豐之派靜重有文昭之風難兄難弟
同持紫橐乃祖乃父不替青氊方聽履而上星辰
忽把麾而去江海必有以也誰其似之顧蘿蔓之
旁緣滔滔皆是而松栢之特立落落固宜委曰涅
而不淄所謂具曰予聖可止則止料公心之甚明
時行則行或天意之有在其一官崛起半世陸沈
援之進而不前許其來而自棄止圖寸祿以養偏
親方水菽之奉未克而風樹之悲已及逝者已矣
天乎痛哉歛手足之形葬者藏也依唇齒之勢安
且吉今聞畫戟之鼎來正素衣之遯處未見顏色
敢布腹心倘憐草木之微粗同臭味庶幾藜藿之
採不到家山拳拳願言縷縷莫狀

上鄧侍郎

友龍

厝火薪下方事勢之可憂作舍道旁曾議論之未
一此韋布之士所爲流涕太息豈紀綱之地所應
循默苟容敢進狂夫之言少裨智者之慮切以治
內治外固有定序知彼知己要先反求時方病於
才難國未臻於財裕乃援匈奴五單于爭立之事

漢城文集卷之十六
欲收樊噲十萬衆橫行之功旁求狙詐之徒肆爲
誕妄故縱鼠竊之盜俾事奪攘徒令大義之虧莫
副遺民之望甚矣向來之過計宜乎嘖有於煩言
其在於今則異於是我雖懷猶豫之意彼已爲豕
突之謀聚師河南妄立出征之號貽書境上公爲
詰問之辭輕兵來往之無常互市關防之愈密倘
務折衝固禦要在同寅協恭切聞上而執政之臣
了不任方來之患下而列曹之彥惟知咎既往之
非秋高馬肥既已在於目前狗苟蠅營曾不慮於

意外豈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何以異危而不
持顛而不扶一變流俗之爲端賴風憲之長恭惟
某官鍾衡湘之秀嗣齊魯之傳精白一心澄清庶
位以身出處係國安危楚甸將輸周覽戰爭之地
穹廬講信熟知夷虜之情茲焉居耳目之官允矣
任腹心之寄豈比餘子僅效一官固應及今之時
視上所向舉棊不定莫勝其偶用意不分乃凝於
神或盟誓當堅則須釋敵人之疑若間隙已開則
亟爲邊壤之備釋疑於敵則生事者合正其罪爲

備於邊則在位者當同其憂庶彼雖藉口以爲辭
而我可協力以扞難安有養成騎虎之勢猶欲復
持首鼠之端況和戰雖有兩塗而修攘初非二道
必敵國仰如父母庶制挺可撻甲兵而今也謀帥
率用武臣安知田里之愁歎增戍多築營壘第令
征役之紛紜連覺獸駭而安坐不知粒米狼戾而
賤棄不顧青蚨之用殆折八九耕牛之存十無二
三千里長淮未穩枝巢之托百年故壤曷來簞食
之迎且立國以來恃兵爲重必先固本乃可圖功

流傳細柳之屯數賦采薇之遣假如海道之警有
若孫恩盧循實恐宗社之虞不在昆夷獫狁又有
大者敢竟言之由來爵賞之行蓋示功名之勸或
出畀鈇鉞之任惟顧金錢或入榮旌節之加徒起
刀筆是使捐軀之士居多解體之人願回偷惰之
風譬若鷹鷂之逐鳥雀庶使倉卒之際皆猶子弟
之衛父兄不然推波助瀾玩歲愒日僅存仗下之
立無復朝陽之鳴寒後索衣裘亦已晚矣櫝中毀
龜玉誰之過歟其災患餘生蹉跎未仕不藉子公

漫坡文集 卷之十一
力圖入帝城實懷宗周憂不恤婺緯久袖正平之
刺試登元禮之門可與之不可拒之惟安於命所
願也非所望也有味其言

上錢丞相

洵申巽命遂冠鼎司內陽外陰方天地交泰之日
視始正本屬明聖勵精之初人神會同君臣契合
欣然有喜徧於函生某官先見炯如著龜忠誠貫
於金石堂堂不撓休休有容方王恢信馬邑人之
謀獨安國之異議及延賞特尚結贊之約惟柳渾

之深憂行藏在我以何常輕重於時而有繫擢從
經幄載上政塗惟時儉人汨我成憲乾旋坤轉聿
嚴堂陛之分雷動風行盡出規模之素然且虛一
心而接下酌羣言而用中緇衣美武公今已有光
於世德中國相司馬矣宜遂息於多虞不勝愛助
之私妄議急先之務東宮國本中書化原左右未
純乎正人則國本未安政令猶出於多門則化原
猶紊千萬世無疆之計宜審於今十三年已失之
權盍還其舊或解絃之未易則脫屣以邁歸使海

漫城文集卷之十一
五
內知富貴非所容心人主知爵祿不足驕士庶進
則盡職若子厚之傳梓人而退則保身合周詩之
矣山甫不然事多掣肘動輒違心管仲得君徒云
專久晉公立節枉用浮沉某看鏡自慙著鞭非願
擬脫牢盆之役忙求獄麓之祠不得於心得於言
敢上欺於崇聽弗與其退與其進必將有累於至
公拜手陳情翹首俟命榆枋弱羽雖絕望於雲霄
岩壑孤根仍宥霑於雨露

上衛叅政

涇

誕告昕廷擢先正路視始正本當明聖勵精之初
內陽外陰屬天地交泰之日君臣會合神人協和
華夏函生有喜相告門墻下士勿問可知某官玉
立英姿金行勁氣幾年家食名齊太岳之高一日
朝紳國增九鼎之重凡樽俎笑談之頃惟社稷安
危之憂若時儉人汨我成憲雖發霍氏之事始藉
延年而用元齡之謀卒由如晦入贊洪鈞之運益
隆丹宸之知緇衣美武公今已有光於世德中國
相司馬矣宜遂息於多虞

同錢丞相

漢州文集卷之十一
七
賦曰賀江淮黃制置度除禮書再任

策四道之勲正八座之拜湖邊風月雖遲賀監之
舟天上星辰趣聽尚書之履少稽雅志足展壯猷
諒緩身謀而爲國喜切以制變以倉卒爲病成功
以持久爲難方遠近之寇首尾相銜而饑饉之民
頭顱不保一朝至止百責叢之資不預儲謀非素
講使綿亘三十州之民命盡獲更生懸絕一千里
之盜區相繼撲滅可謂難矣又有甚焉夫已汰之
兵多窮於無歸已息之寇多發於不測故蕭俛段

文昌之議爲患於河朔而盧循徐道覆之禍反酷
於孫恩所以四經改歲之期再頒因任之命豈但
北門臥護選代實難蓋亦當宁顧憂責成甚重惟
其算無遺策故能事爲之防提封廣而窟穴盡除
歲月深而芽孽不作彥國青州之政雖已勝爲於
中令晉公淮西之歸豈應遽反於午橋弼予一人
宜登揆路典朕三禮是爲假途某官以世儒宗爲
國元老一夫不獲如推之溝中萬變沓來猶運之
掌上而又招徠衆俊駕馭羣雄使窮谷深山皆若

旌麾之親到武夫悍卒常如鈇鉞之在前迄成駿
功盡杜後患躓矣旂常之績屹然岩石之瞻有社
稷臣當不慙於孟子對禮樂問豈僅過於唐臣或
事未免於違心而動輒有於掣肘則松菊存於三
逕足遂雅懷廉恥謂之四維可扶清議矧嘗告老
茲謂踐言不然寧有依違兩者之間而可植立一
世之表某顏因病改志與年衰以在諸生之列而
喜先生之升故以愚者之慮而禪智者之得觀東
閣之士雖莫遂於此時從山陰之游尚有所於他

送金陵余帥喉奉祠歸

恭審奉金馬詔解玉麟符舊國山河正倚長城之
衛春風桃李忽迎綠野之歸時事奈何公計得矣
某官長於富貴而不溺其習志於恬澹而不徇所
安以道卷舒係世輕重千重宮殿於赫留都四道
提封肇開制府一施遠略幾折遐衝爲保障乎繭
絲乎蓋深明於上意孰主張是綱維是敢有二於
此心超乎汗塗粲此玉雪恭聞旒宸漸攬權綱袞

繡歸公當亟符於周雅錦衣行晝豈容效於楚人
某足未及於龍門名蚤塵於鶚表感此殊遇於茲
累年無纖介之長旣莫觀奇士於東閣有負薪之
疾復阻陪候吏於西津修辭不揆其荒蕪藉手申
訶於行李所望菊松按行之暇深惟棟梁克荷之
難使此心休休手其如有容於衆善汲汲然其如
弗及庶致主可登於堯舜抑傳家不數於韋平若
夫味黃石戒而從赤松之游聽滄浪歌而鄙三閭
之隘御風騎氣飲露餐霞蓬萊無三萬里之遙大

椿齊八千歲之壽則所自得奚俟多祈

回金陵趙帥善湘惠酒兼賀誅李全其香

比者恭審大正使名恭行天討網羅四合固知鳥
獸之窮金鼓一鳴卽正鯨鯢之戮成功之速亘古
所無仰惟某官開物成務之才尊主庇民之德超
絕一世勤勞百爲蠹爾逋逃敢行悖亂方鹽城通
秦莽爲盜區而京口蘇常皆虞寇至築堤斷道積
土塞川東郊峙芻旣乏徐夷之備百萬積穀且無
湟中之儲通國皆稱非公孰任璽書之一札朝下

元戎之十乘夕行指麾將校如繞指之柔酬酢事
 幾類轉圜之易風飛雷厲坤轉乾旋雖子璋之髑
 髖血模糊而莫辨而防風之骨節車蹂躪以無餘
 壯哉此功光於前史餘威所被況令二虜之革心
 大賞旋加豈止佰禽之拜後某欣聞凱奏擬綴頌
 言以向嘗修小夫尺牘之恭竟莫徹大府典籤之
 聽深虞再瀆罔措一辭敢祈專介之來俯叩衡門
 之下賜之以五雲翰重之以十朋樽蓋憐其貧悴
 如常處於積陰沍寒故加之拊存使同歸於春風
 和氣某敢不茂迎剛長以對時亨紀平淮之功雖
 莫陪於韓愈述興唐之頌尚或 於次山

回金陵趙帥 

長淮以南侵疆盡復泰山如礪大功不刊赫然威
 名震於夷夏有煒尚方之賜丕昭當宁之誠仰惟
 下拜登受之餘曷勝有功見知之喜某官詩書實
 學文武全才若姬公之輔周任撫綏萬方四征不
 庭之勞如孔明之佐蜀奮獎率三軍北定中原之
 志談笑而鯨鯢授首指麾而狐兔傾巢大書幾徧

於旂常深刻仍周於彝鼎鄰境知有人之足畏朝
家恨無官之可酬稽義經在師之爰舉春秋賜胙
之禮加之備物燁然在庭旣體貌之增崇宜精神
之益壯如聞中土生聚實若殘虜繹騷兼以新胡
已圍古汴切恐必有援匈奴五單于爭立之事欲
遂用樊噲十萬衆橫行之謀且謂人心久歸可爲
批亢擣虛之計而又天示常象已開除舊布新之
祥倘遂舉義旗而長驅必有奉壺漿而來迓可期
三輔復見漢官儀無令諸公徒效楚囚泣此其爲

說甚壯且其陳誼甚高然而草茅之人深爲根本
之慮蓋年來穀食滋貴而目前楮幣浸輕幣輕則
賞或不行食貴則糧恐弗繼況降卒散漫於城市
恐狼心之尚存而齊民憔悴於里閭或狗盜之不
免要須在我有可勝之勢乃能乘彼不可失之機
所望隆寬不遺愚者之千慮庶幾盛際弗虧王道
之萬全某漫浪江湖駸尋歲月旨酒錫難老之壽
積荷知憐竽牘修小夫之恭莫殫報效輒因燕賀
私述癡憂言之不文惟勿加之罪事或近似冀有

漫塘文集卷之十六
味其言老眼不能細書又不敢委之庸書者齋三日乃發故篋得幅紙信筆作此

回端明趙大使賀年

泰然後安萬國喜回於新歲豫順以動元勳獨仰於宗工茂對三朝益綏多祉恭以某官精忠貫日一德格天曩以逆囚敢奸王略棘門細柳出總雲屯江滸淮瀆肅將天討防風專車之骨節方春富父終生之戈子璋餽血之髑髏已擲猛將花卿之手燈火又臨於元夕絲綸屢下於昕朝秘殿隆名

班實聯於宰路制垣大號令仍肅於轅門威名已暢於華戎靜樂更延於仁壽某漁樵浪跡疾病餘生涸轍不濡望龍門而益遠枝巢自適修燕賀以無由敢冀矜容未加斥絕博封下墜已分奎壁之光旨酒前陳更挹河潢之潤久矣文園之病渴居然錄事之無書拜賜燁然捫心感甚雖慚韓愈莫書裴令之功尚效奚斯載述魯侯之頌

回趙度支

伏審游膺帝制入踐郎闈至止鄉邦不異晝行之

漢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一
錦鼎來府史已分天上之香紛賀厦以相先愧登
門之獨後恭以某官陽春淑氣霽月英姿淮右承
流獨上三邊之最漢庭選表宜叅列宿之躔方國
家廩庾之空虛而州縣貨泉之膠擾渴聞一語以
屈羣謀職思其居諒有變通之策言底可績佇興
見晚之嗟皂囊甫徹於宸聰紫橐卽陪於禁從某
無方愈疾有覩逢人迹非自外於故交形顧已非
於昔我漁父莞爾而笑聊同汗漫之遊太賢何所
不容尚略往來之禮不然獲戾奚以自文抑恐饗
斐併冀矜容

賀洪寺丞錫得郡

鳥異乎魯郊觀魚同乎單父奏小夫之竿牘姑自
訟於此時指童子之釣游儻許陪於他日更慚狂
祗奉明恩載膺望郡貳崇禮於外府方深求舊之
懷推陽城於道州忽奉維新之渥千里喜仁聲之
被四方知公議之伸贊美之深受知所共某官粹
然天分卓矣月評待物之溫和氣春風律已之嚴
清水寒露選諸所表再轉而丞方直上於雲霄忽

退安於丘壑喜歸亭下松菊猶存晚秀堂前芝蘭
爭茂更修庠序之教以收族黨之英以陶靖節之
高風而有范文正之義舉豈比餘子取持祿保位
之譏亦異臞儒犯潔身亂倫之戒進退兩得望實
益孚上眷不忘師言允屬起從琳館再畀竹符不
惟正千載之違若宗元所記抑將吐萬物之氣如
子美所云某雖已同鷗鷺之忘機然尚知燕雀之
賀厦敬哀頌語以寫微忱居眞巖而立綢繆雖此
日莫陪於後乘作神仙而辭富貴或他時可貢於

短篇頌詠惟深敷陳罔既

林回知盱眙劉都統傳賀除司令

疾病支離已負漢廷之詔情文粲爛更枉劉公之
書三復以還多辭莫謝某粵從弱冠得綴末科甫
及中年而有風證以致外貌不異天黥荷聖世之
不遺念孤蹤之久滯忽疏一札俾殿百僚然而某
已久同鷗鷺之盟其可接鴛鴻之侶雖已遂祈閒
之詩其敢忘借助之由某官熟中秘之書 鍾西
州之勁氣豈但如羊叔子足以得南來之心蓋有

漫塘文集 卷之十一
若諸葛公常欲爲北定之計已盡收於豪傑更博
訪於隱微雖某於門墻一日之雅素無而心忘位
分五雲之翰先辱飲江州之酒切自擬於淵明辭
齊王之金尚深原於孟子心之感激言莫形容

賀符丞仁壽

伏惟擢自警曹榮須贊府雖事從其長未足據賢
者之長而余不負丞已彌聳邑人之望瓜時非遠
枌社有光某官天分粹然月評高甚戶外之屨常
滿腹中之笥不窮韓子少時蓋嘗四舉於禮部孫

洪晚歲寧須再上於太常甫對宸庭卽登宦路三
年治狀坐令鼠狗盜之革心一日除書會見鴈鷺
行之破膽某粵從邕角得遂承顏從子貢游雖愧
原思之病爲王陽喜不勝貢禹之情

回呂制幹好問賀除直秘閣

晚歲軒裳久茲絕望先家香火遽此具員辱賜長
牋以光末路退循初意實有醜顏某一自歸田恍
如隔世雞鳴起舞殊非少壯之時鳥倦知還寧作
奮飛之想方真人之御極正多士之盈庭豈意衰

辱亦膺獎拔累上所聞之請更叨從欲之仁俾內
聯冊府之班而外綴祠官之列雖名非其實而下
頗升高致此何由念之至熟某官清才瑞世高義
薄雲當從容入幕之時念疇昔通家之舊萋斐而
成貝錦已爲釋夫煩言咳唾而爲珠璣更曲借於
餘論因之吹送有此僥逾而某自斷此生已無他
念既不敢干於升斗亦何可列於縉紳鷦鷯巢于
一枝所幸卑棲之有托鳳凰翔於千仞第祈快覩
之爭先

回臧丹陽鑪賀除寶謨奉祠

窮巷養疴不計星霜之改寶儲寓直載分奎壁之
光感造化之非常識吹噓之有自某早緣多病自
棄明時幸千齡際會於風雲閱一士駿尋於溝壑
某官欽承當宁之意俯念受廛之氓謂其疾不可
爲而心猶未昧使得托名於禁近庶不濕跡於漁
樵某敢不祗沐恩波益堅晚節退惟庸瑣實猶未
免於鄉人雖被寵光其敢求避於舍者尚見索形
骸之外使相忘道術之中具謝不虔賜察是望

回張尉**文德**賀除常丞
陋巷偷生久忘仕進容臺列屬誤玷選掄感造化
之非常識夤緣之有自某官情深友誼行表鄉評
萬里之程行快大鵬之運數仞而下更憐尺鷃之
卑且蚤歲周庠之從游平生晉鄙之熏德極其吹
借致此僥逾更貽駢儷錦繡之文以為糞朽土木
之寵而某年垂七袞才乏寸長十年騎馬之朝必
難陪於處士尺素烹魚而得第知佩於故人稟謝
稽違仰祈識察

謝泉南陳尉惠周禮說

國有六識言之非艱學不專心視之不見必嘗從
事於此乃能折衷其間某官風流遠紹於太丘月
評可質之許劭三復二篇之予奪足明衆論之是
非緬懷里中人來為座上客因迂蘭佩猥及蓬廬
某已久同陶令之棄官何敢問孟軻之班爵夜闌
秉燭懸知共話於鄉關月下推門尚擬相從於僧
舍先此具謝他遲拱陳

回新真州社教授**輔良**

鄭廣文之才名聞之久矣禰正平之刺字得之謙
然載披銜袖之文更悵盍簪之晚某官陽春淑氣
霽月英姿蚤擢秀於桂林卽蜚香於梅隱顧徼巡
之職莫展於長才而宥密之司實資於婉畫爰疏
恩於楓陛小遲次於芹宮幸甚吾邦鄰於寓里事
大夫之賢者諒無彼此之分立諸生而誨之曲狗
勤渠之請某衰遲晚節際遇英規烹魚喜於得書
況承親授殺雞聊以爲黍尚丐肯臨

回脩江劉君

爲李君御久矣聞名得曹公書喜於會面更承駢
儷之及仰欽眷予之深某人德器老成詩律閑雅
暢幽懷於風月抑壯志於雲霄足繼前賢相從脩
水之上更全隱德不愧廬山之高某百病侵凌一
官漫浪孤生自嘆洪造莫酬老將至而耄及之雖
追悔而無及朝聞道而死可矣尚忠告之勿遺稟
報匆匆勿罪草草

回友人求館

夏日可畏方晞元亮於北窻清風徐來忽捧孟公

之尺牘居然展誦洗我煩歎某人里之秀民古之
學者賢能之書鄉老行矣奮飛學校以明人倫當
從遠到雖士而爲貧固不辭於往教學以爲已亦
頗患於爲師願言安之以圖大者某吹葢末路掃
軌衡門叙孔氏之通家敢未忘於宿好擬曹交之
假館愧莫效於微誠尚冀寬宏賜之鑒察

辭鄉友請主課會

某式喜德星羣然萃聚不辭畏暑賜以臨存使之
命題欲以肄業自量不學敢控忱辭恭惟吾鄉挺

生衆雋歲貢十二子蓋在昔所無名先五百人方
自今以始宜得奇士以主文盟潘葑固學海之元
龍壽昌亦德輝之翔鳳任道不殊於闕里存心更
有於當塗三人同行萬夫莫敵況聞鄉校樂育奇
才雲間陸士龍方聿新於教法天上張公子更遠
效於師資如其者六十徒愧於行年三萬相忘於
插架綠囊適反非敢惜於微勞白首無能恐有孤
於厚意仰祈原貸特遣譴呵

代外舅梁漕謝舉自代

文昌進位聳觀三日之薦賢公車奏名乃欠平生
之識面豈惟盛事足振頽風切以人情相孚而後
相知聖門所譽必有所試故伯垂遜及斯於同列
而韓起推趙武以比肩未聞推轂之加曾匪執鞭
之舊矧位已高於八座而數僅止於一員位尊則
人共冀於吹噓數狹則已尤難於決擇諒惟崔祐
甫必取於親故八百人之中使若平原君當求之
門下十九士之列苟其道之反是必所舉之非常
如某者素無絕俗之資蚤失過庭之訓幸逢千載

勉效寸長半世迤邐跡偶同於恬約六條寅奉政
奚有於廉平以至簿書戢鴈鴛之欺財用防鼠雀
之耗第知以勤補拙安能以虛爲盈許以精明譽
言過矣計其裁剴成績幾何雖喜冒此爲進身之
階然恐因之爲知己之累遂闔郵置積愧丘山某
官淑氣陽春清標霽月心惟靜退政在撫摩知識
超然知堅冰於履霜陰凝之始才猷卓爾別利器
於盤根錯節之間凡茲過獎之辭皆其允蹈之實
渙絲綸於楓陛新領袖於版曹夙登龍門或覲拔

茅之連茹有如馬走豈期得實於無心其敢不深
惟華袞之褒益謹素餐之戒爲李君之御幸夤緣
於此時同文子之升敢庶幾於他日早爾保厥器
代外舅賀司諫

誕膺帝制就陟諫垣明主可爲忠言幸親逢於千
載仁者宜在高位爰進長於七人國是不搖輿情
胥豫自官名肇始於周室而事任始正於雍熙觀
前輩勉范文正之書與異時責高若訥之缺知時
委任繫國重輕某官氣稟春溫量涵秋宇先生之

入太學儒林夙仰於範摹學士之登瀛洲王度式
資於金玉天啟上聖日恢遠圖爰拔擢於縉紳俾
拾遺於禁闥獻可替否非堯舜之道弗陳距諛息
邪使楊墨之害不作甚稱上意亟拜除書袞職維
仲山甫補之諒益攄於素蘊淇澳美衛武公德也
佇入轉於洪鈞其猥備驅馳遠依覆露雖莫陪珠
履三千客進展賀誠尚能集諫疏數百篇示爲來
式

代外舅賀丘宣撫

伏審以大司寇駐古揚州河洛腥膻式徯甲兵之
洗江淮表裏迺瞻節制之雄十乘啟元戎之行萬
里屹長城之衛天開廟略雷動歡聲恭惟某官沉
潛圯下之子房慨慷隆中之諸葛甫賜太常之第
卽膺孝廟之知金馬石渠屢上禁嚴之直虎符龍
節徧更穰浩之區於今全蜀之民尚思何武之去
十年家食萬卷生涯上方爲尅復神州之圖公雅
有誓清中原之志旋歸紫橐力抗皂囊謂外攘須
本內修而遠來必由近悅儻苟一時之快意能無

後日噬臍衆竊遲之我則異是秦淮鍾阜出司留
鑰之嚴灞上棘門屢見更刀之折乃眷典刑之彥
屢陳藥石之言罔敵我師徒得君重內聯法從峻
文昌八座之班外總師徒刷靖康百年之恥願益
量於彼已以內固於藩垣男耕女桑盡復邊畔之
舊壺漿簞食庶來遺老之迎遂戢干戈進調鼎鼎
某猥將使指阻叩賓墀登灞道而望長安雖莫陪
於先覩勒燕然以銘漢德尚有冀於將來

代賀黃察院

錫命龍墀陞華鳥府四方引領爭觀鵬鷲之橫秋
三沐修辭敢同燕雀之賀厦其官德寬而栗氣大
且剛妙年蟬蛻於詞場卽日鷹揚於仕路百里而
宰有西京循吏之風再轉爲丞極東觀道山之選
英姿玉立榮問川流聿新糾察之權大慰傾依之
愴顧政之有弊如腹心之疾而責之所寄惟耳目
之司寬厚必幾於容姦矯激必流於過察惟中之
所存柔不如剛不吐至義有當爲健而說決而和
庶聖主都謙受之名抑君子享泰來之吉敢陳一
德少補萬分某久矣睽違懷哉德義方千里之旱
正困驅馳修尺素之書尚貧狂斐歸心采切涉筆
何窮

代賀豐提舉

伏審祗奉辟書進長宣幕王人故在諸侯之右上
介復居賓佐之先除目又新物情胥豫伏以其官
剛方之氣正直之姿自期古人不數餘子通金閨
之籍驟膺神聖之簡知奉玉節而行盡究貨財之
本末爰以光華之禮樂就持議論之樞機毋徒快

漫塘文集卷之十一
意於一時庶不噬臍於後日某尚茲竊吹久矣倦
飛淮蔡成功知必登於韓愈王陽在位惟效喜於
貢公之無五五之變自古人不嫌籍子國金園
代陶惠民上史丞相海內諸君力以其官
槐庭政暇方虛已以招延藥市官卑亦潔身而趨
進儻爲諛語諒所厭聞用敬獻其朴忠尚俯垂於
鈞覽維時宰輔佩世安危惟不玩常則政治可常
惟不厭事則國家無事玩常則變生於不測厭事
則權去而不知發於其心繆以千里故臯陶之股

肱帝舜致謹于一日萬幾周公之左右成周勤施
乎三王四事伊尹以日新望太甲傳說以時敏告
高宗蔽以一言所其無逸後之賢佐狃於小成曹
參之飲酒無何謝安之圍棋決勝或以清淨成寧
一之俗或以文雅爲風流之宗然使人主無畏相
之心禍已基於諸呂致中原失投機之會釁莫弭
於羣胡推原其由慨嘆何已天啟巨哲日恢遠圖
其官鍾宇宙之泰和探聖賢之絕學家傳相業猶
李衛公之於唐獨運化鈞小諸葛亮之於蜀神人

感悅年穀順成當一千載明良相逢越十二年規模略定著爲律疏爲令坦若可行小作紀大作綱秩然不紊制亡虜如几上肉走羣雄如盤中珠則夫遂享成功第專要務授任於四岳羣牧聽事於五日一朝使法守各嚴於有司而叢脞不及於元首茲固哲人保身之術豈但道家谷神之方然懷安者敗之媒養尊者姦之府固嘗聽之輿誦似未悉夫盛心蓋士訝接納之希事疑報可之緩朝夕或廢若爲敬沃選任不時能無淹滯況山東之忠

義未奠厥居而關外之阨塞未還其舊儻王文正聲樂之奉遂盛於曩年恐裴晉公浮沉之機難逃於晚節雖然猶身計耳如國事何願垂采非之仁遠取包桑之戒夙夜匪懈嚴事上之恭微賤不遺盡接下之禮而又儆于有位欽乃攸司三風十愆勿使有一于是四方萬里固應不貳其心燁然功名光於簡冊其青衫半世白髮滿頭分芹泮於侯邦適當城守須瓜時於輦局更值家艱仰欽造物之慈俾綴惠民之選某之所急者數人之薦某之

所望者一盼之私顧乃當頌而規夫豈以訐為直
蓋忠於吾相即所以忠吾國而利於吾國乃所以
利吾身故述其情他不復計儻舉之筦庫何榮如
之或麾之門墻亦命也已

代謝知縣差學賓

窮閭養疾曷奉親懼鄉校育材忽叨賓選喜不知
於手舞感何啻於心銘切以庠序之興風教所自
故凡居於領袖夫豈具文欲共振於紀綱以成美
化其或待以客禮不使混於生員必也不浮其名

庶或相觀而善如某者支離病體冷落生涯茅舍
日高炊烟未起地爐歲晚冷灰不然多謝鄉鄰助
供菽水然米僅周於囊底錢不半於杖頭更值年
饑寧能家給雖轉死溝壑顧在已之何辭而遠棄
庭闈實於心而未忍敢圖寒谷亦遇太鈞茲蓋伏
遇某官以孟軻樂育之仁行穎叔錫類之政謂饑
所當恤何況於為士士所當急何況於有親爰劄
比員俾霑薄俸緡錢之賜已不啻於中流之一壺
廩粟之頒更強半折腰之五斗少供母養一洗婦

漫塘文集卷之廿六
三
愁其自顧摧頽徒深感刻投桃之報知莫效於詩
歌結草之圖尚有符於傳記

代縣庠士友上張守尚書

縣庠塊處雖熟聞單父之琴幕府天開曾未拜尚
書之履敢同青佩冒進黃堂恭惟某官冠世才猷
摩空闕閱自昔父子兄弟入衣冠盛事之圖維時
學問文章超古今諸儒之右凜乎風力障彼波流
方特立朝廷君子有恃而不恐暨出爲師帥主德
無徃而弗宣厥今江右十州之民未忘廉公五袴

之詠夢想四明之山水懇辭九牧於雲霄眷茲千
乘之邦困於積年之旱賑濟有同於畫餅流離殆
類於奕棊洪惟聖心徒得君重詔飛丹陛歡動朱
方遂移冀部之天來蘇彫瘵遄沛傳巖之雨一洗
焦枯窮閭已荷於拊摩多士尤資於教育伏念某
箕裘遠紹鉛槧非長五十而無聞雖窮居之有醜
三隅之不反曾退省之未甘曩制錦之誤知俾橫
經而在列敢謂歷階而上有同揚粃之前顧校舍
雖具體而微而生徒乏糊口之計欲文翁之化遠

覃於屬邑俾鄭人之刺不見於當今非皂蓋從容
之時拜手敬陳於下悃則褰衣歸去之後噬臍徒
悔於將來是用斐然成章伏而聽命儻令學子不
羨大田多稼之詩庶幾我公無愧中江菁莪之詠
依歸深切敷序奚殫

代恭靖兄調建平尉謝錢總領

彤庭射策猥同西漢之甲科銓部程材更玷南昌
之隱吏雖桂籍有慙於少壯而藍袍均拜於恩榮
幸而得之顏則厚矣切以特恩之取士蓋收累舉

之棄人以其更事之多庶乎閱理之熟然而阨窮
已甚則惟務苟得血氣旣衰則烏能自強主父偃
猶以日暮而倒行安昌侯尚以年老而防怨矧姓
名未階於九品而得失徒決於一朝阿世好則連
茹以征忤時尚則飯蔬以沒非其詳審命義而不
顧溝壑安能明斥利害而輕觸雷霆如某者世業
一廛君門萬里抱遺經究始終理粗識於尊王及
大比興賢能名獲陪於選士對短檠而嘆息拊長
劒以悲鳴不慙仰嚇之鴟恐作不鳴之鴈喜承清

問例及陳人公孫復上於鄉邦靡容遜謝賈誼少
知於治體不憚敷陳謂政令造端於中書而惡出
多門謂兆庶繫命於東宮而盍親正士笑仲舒之
所陳大槩陋谷永之專攻上躬劉蕡之敢誦言自
期不第康衡之弗應令宜復罷歸而乃收同李邵
之諸人調補過平原之文學靖惟僥冒厥有夤緣
茲蓋伏遇某官以道而事君求士以報國當臨遣
輶車之日正親覽奏篇之時擇狂夫之言必有沃
心之論獻愚者之慮得無逾耳之嫌前旌甫屆於

崇臺漫刺未通於涓府十萬錢之愧已下及於衡
茅一千里之行遂無憂於桂玉是謂曲成之賜敢
忘特達之知四牡光華推轂已勤於此日洪鈞塊
坳鑄金更後於他時感佩深深形容罔旣

代建平尉兄謝李倉舉關陞

分曹下邑足未造於龍門薦士崇臺名忽塵於鶚
表不求而與乃前輩所責難於先正退省其私豈
孤生宜得此於大賢冒以爲榮歎然知愧切以士
貴更事而慮事深者或失之畏縮士貴有志而立

志銳者或過於作爲故胡公天下中庸曾無補於世而賈生洛陽年少亦見廢於時惟其外知窮閭之隱微而內推中心之惻但有猷有守不激不隨庶可當衮字之褒抑不負陶成之力如某者桑榆暮景箠楚卑官命素阨於五窮縣更逢於九廢財賦赤立官吏倉皇妻孥以闕俸給而歸自安旅瑣徒隸以無傭直而散力事羈縻重以年饑傷哉民瘼尚賴皇華之使曲意撫摩故令愁歎之民及茲綏靖然窮斯濫矣孰能禦之職思其憂夜不能寐

縱使情盡知矣猶之識道而閉關籍自心誠求之殆亦無麪而作餅未遑逃責何敢求知茲蓋伏遇某官以三館之儒宗司九郡之民命博采輿人之誦以觀郡吏之能以某終老犁鋤艱難備歷一念田里食息不忘賜以甄收許其序進金非躍於大冶寶自得於深山靖念僥踰若爲稱塞窮富益堅老當益壯已肩報德之心饑者求食寒者求衣尚軫時辛之念過此以在未知所裁謹具啟事塵獻以謝

漫塘文集卷之十六
代張句容尉謝余帥舉關陞

鳳歷初開薦士聳瞻於連帥鶚書直上奏名乃始
於陳人當嗟古道之不存豈謂吾身之親見感銘
心石愧負背芒百拜捧章三熏贊謝切惟薦舉一
路僥倖多門其在於今厥有定價可爲太息也已
尚忍重言之哉其或不與俗同難以貨取則必由
於夙契若孔李先君出於名門如王謝子弟否則
借勢於金張許史爲之增重結交於王貢蕭朱相
與游談庶從之也輕得之孔易或逢知己而不俟

問人亦須掃舍人之門勤於造請貢小夫之牘力
於懇祈乞有類於播間巽不止於床下雖至再三
而不憚庶幾萬一之見收如某者圭華寒生布韋
下士鴈塔竟辜於壯志鹿鳴幾誤於升歌少不如
人況乃日暮而塗遠思不出位敢忘夜寐以夙興
至於選人之用舉員職狀相優令削皆夢想之不
到豈覬覦之敢萌况路別九州府分五縣秩自八
品以下員且百數有加以言其材皆一國之士與
天下之士而觀所主非貴戚之卿則異姓之卿况

蟠木之先有容且囊錐之末立見有如何麼重以
衰殘固宜反求豈應妄想故若主人之鴈寧死不
鳴亦知大治之金豈容自躍敢意首春之舉乃先
遲暮之人用匪時須學無師法愧一長之猶歎豈
二者之俱優雖窮居抗志之素堅然臨事求功之
莫集未知稱塞誤辱品題茲蓋恭遇某官受三聖
之知而握一世風俗之樞機承上相之傳而爲四
海人物之宗主謂必與夫求者則奔競之習勝惟
自後而先之則恬淡之操成所以度越衆人而甄
收真足駭動流俗之觀聽得非所冀寵至若驚某
敢不仰佩洪私俯堅素節過北冀增三倍價或舒
窘步於他時爲南豐持一瓣香敢誓寸心於此日
其餘歸嚮罔旣叙陳

代張穿山鹽場回交代

杯酒接殷勤之歡恍驚昨夢尺素述交承之好忽
奉先施仰體謙光俯慙蒙陋竊以鬻海之利實爲
足國之方有若通山創於近歲規隨苟且條約闊
踈非兩賢之相承講若畫一則不才者繼至何所

折衷其官探學海之淵源作詞林之根柢楓宸賜
第馬蹄蚤踏於春風梅隱效官犬吠不聞於夜月
宜遂列北門之直猶俯臨東海之濱天惟棊忱地
不愛寶熬波出素論功獨最於攸司泛水依紅贊
畫更禪於大府方鸚書之交上正鵬路之宏開雖
及瓜之期猶有數月之隔而行李之使已勤一介
之來蓋恐其意氣衰頹而遲遲其行且懲夫世俗
薄惡而戀戀不去風義若此報稱謂何伏念某屢
戰文場一官莫景由南昌而往不復反雖本夙心

顧東臯之存者幾何尚須微祿適里中人之過譽
荷部使者之誤知俾越中銓之拘攣而從外臺之
辟置去秋重有於僥倖累日得奉於從容忽拜手
書如承面命果作醜之羨知莫踵於前芳推告新
之誠尚有須於後會

代姪**用辰**謝鄉舉

考西周之制猶昧指歸貢北府之英忽塵首選矧
惟同產亦預偕升非大賢曲賜於包荒則小子曷
由而並進粵自三代之澤旣斬而六官之書不傳

重以始皇疾惡特甚而焚滅無餘孝武瀆亂是云
而排棄弗錄雖七略總序僅見取於劉歆而六國
陰謀未釋疑於何氏以至鄭眾之博而莫明書禮
之異賈逵之通而未知鄉遂之分天之未喪斯文
要必有待後之一遇大聖乃可舉行雅尚此書豈
惟昭代學省與六經而並列舉場惟二禮之獨優
熙寧大臣謂以之而致君元豐聖人亦因之而定
制由此選者厥惟艱哉非如鄉子之對叔孫深明
龍鳳之紀又若蔡墨之答魏獻詳推社稷之臣豈

足陳作者之前而遂玷衰然之舉如某者月評素
下天分不高學禮於過庭蚤承慈訓倚門而望汝
久負心期蓋屢困於點頭未免失於交臂論秀而
升之學雖嘗居闔郡之先觀光而賓於王乃不預
造廷之數棲遲三載俯仰一廬久冥心於蟲臂鼠
肝豈過計於雞口牛後忽聞芝詔又下棘闈郭隗
登臺已獨先於羣彥季方為弟亦濫綴於後陳人
謂為榮已獨知愧所自喜者蓋亦有之疾痛呻吟
內寬病母之意塵埃奔走外紓嚴父之懷茲蓋伏

遇某官以冰清玉潔之姿富川納山藏之量詞源
浩浩筆陣翩翩雙鳧之飛已推縣最一鶚之上盍
踐朝行猶爾低回翻然外補江山佳處已不孤歐
文忠之詩風月平分更可續蘇長公之句鼎來別
乘適啟貢闈旣補周鄉老之獻書更參漢郡守之
勸駕以致樗散亦預甄收某敢不勉所未能期於
有用秋風浩蕩已同鴈序之飛春浪和融更借龍
門之便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同前

秋闈較藝舊愧在於盧前天府登名今復陪於漢
傑矧三邑俊彥蝟毛而奮獨一門兄弟鼎足其間
雖粗慰於庭闈抑有慙於鄉黨自朝廷立糊名之
制而場屋絕取士之私固有通榜居多同氣而不
累於偏亦有闔郡弗薦一人而不嫌於寡凡預此
選皆惟其才如某者四十無聞已愧於孔門三百
設官未詳於周典故鶚表雖聯於季氏而鵬程尚
阻於南溟風雨對床共守過庭之訓雲霄得路誓
殫報國之忠賓興之詔又下於九天彙征之吉寧

漫坡文集卷之十六
忘於此日人曰一之謂甚我則再而不衰荷朱衣
之弗遺俾青氈之僅復數列侯之位次雖尚愧於
曹參第進士之詞章喜猶先於杜牧非藉使星之
照曷持文鑒之平茲蓋伏遇某官性資高明識度
凝遠跡其平日履屐之間無不得人推此誠心吐
握之頃惟恐失士方十萬竈正資於給饗適二千
石稍緩於驅車爰奉廷綸暫紆郡紱恪遵成憲申
飭攸司端以棣華獨仰大門之盛遂令茅茹亦連
寒士之家某敢不仰藉吹噓勉圖奮迅廣寒丹桂

儻共折於高枝代出嶽青松當益堅於晚節

代姪 **崇信** 謝鄉舉

秋闈獻賦慙無擲地之聲天府登名猥玷鑄金之
列矧先鶚表更屬鴈行榮萃一門感深六府切以
法制雖曰由舊人心貴在作新自文體變於歐蘇
以來里選詳於熙豐而後人物之盛古昔所無習
久而訛或者析言而破律事久而玩居然廢法而
徇情其在於今深懲厥弊屬當大比申飭攸司擇
雄深雅健之文以爲標準選公正聰明之士以肅

紀綱旣伐柯之則在前而亂苗之莠已去冒濫者
削迹浮靡者革心宜得實能以副公選如某者雕
蟲是習刻鵠未成生理索然僅歎短檠之在親年
老矣豈忘三釜之營結髮雞窓刳心蠹簡固嘗終
夜不寐蓋亦靡日不思時當天日之清明令若雷
風之鼓舞相連茅茹有韡棣華三人之行雖悵一
人之失前車之覆亦幸後車之收敢云難爲弟難
爲兄共喜升於鄉升於學重愧填篋之未至乃參
律呂之前陳茲蓋伏遇某官霽月英姿陽春淑氣

文采中郎之嗣風流伯始之家歛縣飛鳧已喜雲
霄之近治中展驥俯從風月之分適周鄉老之獻
書佐漢郡守之勸駕以致么麼亦預甄收某敢不
仰體誤知益堅素履擢禮闈之桂儻少慰於雙親
看長安之花肯但同於餘子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同前

竊以徃歲賓興取數偶符於商頌今茲旅進登名
復玷於箕疇顧月評所升幾何而雲路可階於此
矧惟一鶚之薦乃容二鳳之偕人以爲榮已則知

懼自朝廷重科目之選而士子病場屋之艱故雖以公孫之才名猶難再舉必有若蘇氏之兄弟斯可同升矧惟吾邦號曰多士選幾百一差在毫釐又叨茅茹之連允屬棣華之韡如某者早聞詩禮粗識簡編半世雞窓辛勤已甚雙親鶴髮喜懼併深鴈行昔忝於齊飛鷁退未酬於始願喜青氈之克復更綵衣之相輝矧以名聞適當中立雖慚周士見稱洙泗之間尚友唐賢得半瀛洲之選靖言僥冒實有夤緣恭惟某官以玉立之英姿鍾金行之勁氣雖家傳之學獨妙於當世而陸沈之士不忘於盛心當細柳連營正資轉餉適丹陽重地暫倚折衝祇承明詔之頒式謹聖賢之獻申明憲度加重禮文遂併衰宗獲參諸彥某敢不相戒於風雨對床之夜加勉於雲霄接武之時要使功名不落餘子之後肯圖溫飽上辜國士之知過此以還末知所措

代姪  謝鄉舉

竊以藝專蟲篆難升孔氏之門祥叶鳳鳴適應軒

轅之律鼎來捷報喜動慈顏幸乃自天恩歸有地
洪惟得士莫盛於國家載考設科率本於詞賦固
有玩舉子之業於平日而設元輔之器於異時須
要不愧於子墨客卿斯可見推於鄉老郡吏如其
者素安拙訥何有見聞問一得三早傷於孤苦駢
四儷六長乏於師承恐墜箕裘勉親筆研七裘之
母已當喜懼之年百畝之田無非朘削之日又內
外不啻百指而饑寒皆切一身難哉固窮赧然往
教勢非得已心實自知條聞明聖之朝又下賢能

之詔獻荆山之玉敢憚楚囚聚咸陽之金偶符秦
鑄矧闔縣或僅薦其一而吾門乃並列者三儻非
卿月之照臨曷致士風之振起茲蓋恭遇某官淵
源家學冠冕宦途以彈壓天府之餘才當饒給日
畿之重寄適當守將畱滯西淮爰以王人下兼北
府欽承芝檢加慈棘闈遂令衡鑒之官不輕所予
亦使草茅之士得效所長某誓與鴈行少圖鷓化
廣庭賜策儻遂拜於明綸直道事人誓不愆於素
節

代姪孫子勤謝鄉舉

考制度於六官緬想八百年之盛興賢能於三邑
猥介十七名之中矧惟駢肩而前實乃同堂之季
光生寒族喜溢慈闈粵自姬公致太平而成是書
至於戰國惡害已而去其籍幸秦漢而下傳猶未
泯而隋唐以來用之不精天之未喪斯文必將有
待後之一遇大聖可舉而行熙寧大臣謂以之而
致君元豐聖人果因之而定制由此其選亦大惟
艱如某者弱植弗強深居無與蚤稟過庭之訓中

罹陟岵之悲弓冶箕裘深知當紹簡編燈火其敢
不親豈意庸疎遽叨選舉引領而望雖慙荀氏之
龍繼踵而來猶具穆王之駿況場屋相望於六載
而父子同占於一經五綵斑衣雖莫追於親育青
氈舊物喜不替於家傳幸出非常恩歸有自其官
探千聖不傳之秘受兩朝特達之知中外踐揚聲
猷赫奕淮壖攬轡猶推保障之功閩嶠建臺獨仰
冰霜之操九列已高於卿月一麾猶鎮於江天實
惠徧於惇婺隣邑仰如父母屬當大比祇奉明綸

漫塘文集卷之十七
申飭攸司不爲文具盛服臨送式張禮貌之崇綵
筆親題更示姓名之寵耿然寒陋有此遇逢當益
厲於初心求不負於知己躍桃花之浪遂越禹門
聯棣萼之華更符周雅

漫塘文集卷之十六終

漫塘文集卷之十七

宋籍田令改添羞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謨寺管玉局觀漫塘病叟劉宰著

四六劄

通鎮江趙守范

竊以孟秋謹月甘雨應期恭惟某官以天上星辰
主江邊風月山川改觀宗社發祥台候動止萬福
某久矣卑棲睠焉高仰飛沈異勢拜伏無階茲審
錫命帝宸陞華匠監大江之左正依玉節之光工
浙以西更借金城之衛豈但楚尾吳頭之故有煩

召父杜母之來知已布於教條敬陳於賀牘其
官英姿霽月爽氣澄秋讀人間未見之書爲天下
有用之學青油幕下正賡夜觀之吟赤白囊中忽
報夕烽之警一鼓作三軍之氣十乘代元戎之行
陰闔陽開孰測六奇之用風飛雷厲屢推千里之
鋒武夫悍將奉命以爭先儒生學士動色以相賀
陸抗守邊之略信不愧於伯言孝文前席之思欲
亟見於賈誼內徧儀於華貫外游領於藩宣甫茲
建臺又爾易地蓋兵之可用古獨稱於京口而謀

之未寢今猶慮於淮南望公之來真以日而爲歲
聞令之下皆滌慮以洗心貪夫骨寒黠吏膽落垂
爭侵暴足知屏息於閭閻風采精神信可折衝於
樽俎願益體古人愷悌慈祥之意以一洗積年愁
恨歎息之聲庶成保障之功卽正樞機之任其蚤
以多病自棄明時再冒招延一無補報俛焉耕鑿
免於饑寒一廬爲氓幸遇滕君之仁政萬間庶士
敢祈杜老之歡顏謹勒此代其身致敬于庭下意
陋辭拙且不閑彛式有乖事上之恭以度外處之

幸甚

回趙守冬至

微陽肇復庶彙潛通恭惟某官當南路之日初回
望太行之雲益遠一誠哀慕五內分摧然念大江
之南正資固圉長淮以北更藉折衝惟深抑於至
情以導迎於和氣某才非毛遂雖莫預平原之十
九人頌擬奚斯惟遙祝魯侯之萬千歲無由面控
仰丐情原

回韓守

大倫

專价鼎來華緘下墜細字識隆謙之過多儀欽厚
意之將四端出紅女之機應念授衣之候十壺遣
從事之餉尤憐把菊之情錦荔螺頭以慰其束苴
采茶之勞彩箋兔穎以寫其登山臨水之感記存
良厚報稱謂何其官家傳盟府之勲身服聖門之
教方急符狎至常思田里之寬雖畫戟森羅每想
林泉之樂淮陽信汲黯所薄河內願冠君之留惟
酌民言勿專已計某少而落落老已昏昏了無鄒
谷回春之能徒有楚客悲秋之賦無衣而何卒歲

已幸紆函俗之憂醉酒而歌太平尚復見周家之
盛頌言及此感歎兼之謹勒此代其身謝於庭下

回韓守請鹿鳴

以汝南月評之朝舉周官歲貢之禮不遺衰晚亦
賜招邀仰惟二千石之尊勸駕惟謹固應六七十
之老扶杖往觀竊以道同相謀詩歌必類方食莘
之雅詠散入筦絃正連茹之羣英進陪樽俎詎宜
此處可着陳人用控忱辭仰祈矜照辭齊王出東
郭此心實異於孟軻從江州遊廬山他日儻同於

元亮

回韓守減苗斛劄

軫念一邑九鄉無告之民盡革三斛八勝並緣之
弊二斛頒下萬衆歡呼某列在受屢同深戴德惟
往事有當懲創而細故尚須講明小民所輸僅止

斛勝則斛勝亦所宜更

更乞造計一二面發下點
則小戶受賜者尤多

吏所增常始勺合則勺合亦所宜戒

乾道中太守
陳天麟侍郎

總計倉場諸色合用定為三斛八勝許人
戶自行斛槩後却更於三斛八勝上增加
述旨意詳載文移具說四斛三升逐項
各色將來不許更添庶勒之堅

漫塘文集卷之十七
四
珉可垂於永式而播之雅詠盡揜於前聞某敢因
下問之先輒忘上瀆之罪仰祈宏度特貫嚴誅

回韓總送賀新除禮

銅虎分符已最治平之課木牛給餉益專總督之
權民歌今袴而昔襦士喜投石而超距事關軍國
懽動神人某曾未貢於賀賤辱先頒於問餽矧惟
衰晚冒藉吹噓起之問館之中畀以容臺之屬實
以抱病有負知音方力控於枕辭詎敢當於厚意
仰祈弘度俯諒愚衷

回韓總賀符請鄉舉

小兒末學濫隨場屋之後塵大比興能偶占州閭
之前列由子弟之教曾承於子產而禮樂之光尚
賁於周原致僥冒之若斯實夤緣之有自猶未伸
於摧謝已先辱於匪頒老深舐犢之懷曷勝感佩
書拜雙魚之賜更切欣榮

回何守處久送賀七表禮

恭惟二千石已寬愁恨歎息於民間更喜七十翁
得遂嬉戲遊遨於境內特頒盛禮以寵衰年錦心

漫塘文集 卷之十七 五
繡口之文鐵畫銀鈎之字粲然二妙藏去足以爲
榮副以多儀並受寧得無愧謹拜從事之辱餘授
使者以還南窓容膝之易安擬粗全於素手北面
稽首而再拜尚曲諒於愚忱

回張平江嗣古送七袞禮

恭惟二千石方蘇愁恨歎息於東吳頗喜七十翁
得遂嬉戲遊遨於北渚所居地名爰因新歲遣貺盛儀
使內得以供魚菽之祭於家庭外得以侈雞黍之
招於鄰曲更遣文星下照老景增華意厚而勤感

深以愧歌雖寡和未能措巴人之詞壽欲作朋尚
擬繼魯侯之頌其爲遲緩敢幸容寬

回吳守淵到任

竊以日怙晝長涼驚秋早恭惟某官當勞來還定
之時行平易近民之政百神呵護千里懽呼台候
萬福某比者鄉閭不幸戎伍挺災火盜相因家室
莫保灞上將軍之如戲固失防閑潢池赤子之無
知亦幾扇動肆煩趣駕以任撫綏之寄甫遂合符
卽收蕩定之功某官以世真才膺時妙簡河南治

平之最已光於前人浙右澄清之功未忘於舊部
故賞罰之行堅如金石而號令之布疾若風雷曾
不崇朝集此成績某雖再謝誨函之辱曾未修屬
部之恭賜以風儀光之雲翰二千石爲禮厚矣七
十翁何德堪之精練非野服所宜厚幣非塵厖敢
受用敢服歸於帑吏餘悉敬領於使人更有愚忱
敬陳別紙蓋必小懲乃可大戒而無遠慮必有近
憂併祈高明深賜識鑒

回吳守中秋送物

五馬人生貴方仰竊於餘輝明月今宵多忽鼎來
於嘉餉富哉臘釀美矣霜螯餅餌芬香果實羅列
具形真染皆鐵畫銀鈎敬誦好辭信金聲玉振自
惟衰晚曷稱撫綏袖漫刺而弗前愧禰衡之不敏
舍正堂而安敢尚齊相之矜原秋氣益高胡塵未
靖身安而國家保尚謹節宣內修而夷狄攘更祈
翼贊伺頒召節卽貢賀牋稟謝不虔賜察是望

回溧陽徐百里

謂禮

敬領長牋兼承真翰幣實於篚仰欽厚意之將經

必有權更感誨言之及顧惟衰朽曷副矜存某官
粹然天姿凜乎風節推傳家之學爲作邑之方去
惡如去草之農夫何憂掣肘愛民若愛子之慈父
孰不傾心佇觀三異之成卽聽九千之寵某少焉
不學老矣無能被毳荷氈衣敢專於衣帛膠柱調
瑟理更昧於折衷張公大谷之梨放翁東野之集
敬已下拜其敢引辭文繡精縑琢雕燕器旣越人
無用於章甫宜少陵捲還於錦衾兩地相違曾不
異犬牙之入尺書可寄尚無忘鴈足之傳感佩惟

深敷宣罔旣

回邑官請送龍

龍無求於我古語有二云貧者不以財禮經明甚況
上戶非關於下戶官居無預於私居若欲置之座
隅吾則必在汶上伏幸台察

回閩士惠啓

承舉玉趾賜以臨存且貺瑰詞加之賁飾有如衰
晚何克堪承某人紹龜山之傳鍾閩嶺之秀將鵬
飛而直上姑鵲遶以求安顧惟里社授館之家皆

爲場屋掘井之計故鄉人似而喜謂可朋從雖君子至於斯未遑賓禮況其老矣無能爲矣雖言之誰爲聽之恐屢行李之久留謹憑尺楮以爲謝尚惟寬假洞照誠忱

謝殷生惠詩

市廛之隱緬想古人衣冠而來喜見吾子矧出新製采慰鄙懷其人豹隱霧斑璽藏春緒兩端之叩悵莫登孔氏之門萬丈之光尚有味韓公之句敢因厚意遂效寸誠業在販繪功雖高於漢將學如

斷織言當念於軻親拙語不知剪裁高情幸略邊

幅

家有綵帛鋪

謝蔡親惠雪糕

半月之疾累與死隣數日以來漸有生路忽承雲染兼貺雪糕味愈百牢光搖六出裹飯食子桑之病仰欽陳義之甚高撒鹽誇謝氏之工却媿擬倫之未穩其爲欣忭罔旣敷宣故因蒼頭之回謾致素書之謝率略知愧照察是祈

答余兄惠詩

自遠來訪出銜袖之書以義見規俾彈冠而仕愧
辱君重悵未我知蓋鷦鷯巢於一枝足以自適而
駑駘責以千里豈其所長矧惟病疾之軀非曰高
尚其事一痛哭六太息君宜勉策於治安二不可
七弗堪我已卽安於懶散不遑款接併告矜原

同司馬提舉

陽春布澤卉木生輝恭惟某官振揚風采聳動日
畿羣聽具孚百靈胥衛台候動止萬福某以昔登
門之舊爲今受廛之人越自建臺不勝賀履顧以

二十載不違遠之拜八九年闕承候之恭不敢率
然惟勤仰止敢祈義槩曾不遐遺親染誨函以垂
下問某自惟衰惰何克堪承展玩再三感藏千萬
仰惟某官潛心正學濟美名門布武周行彌屬縉
紳之望分符江國卽騰襦袴之謠九陛簡知六條
分察顧惟鄉郡兩邑之旱乃列城去歲所無輟上
幕以遠來知窮閭之有賴某幸托二天之庇敢辭
一日之勞顧疾疚之已深欲奔馳而不可有孤隆
委曷追嚴誅尚丐寬明俯賜矜宥

婚啓

定諸葛氏

起草廬之顧赫奕家聲分藜杖之光寂寥世裔冒
貢婚姻之請亶由聲氣之同某人四德夙全允謂
有齊之季女而某人一經是訓自慚新學之小生
敢期鳳卜之諧式遂鸞膠之續禮嚴納采敬闡初
儀詩詠宜家尚諧永好

定周氏

令行細柳赫然先烈之傳光射青藜久矣斯文之
墜許聯姻婭祗佩謙勤某人姆訓是循卜方符於
鳴鳳而某人身修粗謹選偶頂於乘龍敢云聲氣
之同諒有夤緣之自納吉納采愧未究於彌文宜
室宜家尚克諧於永好薄禮端遣別牋縷陳

聘張氏

二姓共學如管鮑交諸孫締姻直秦晉匹穀旦將
偕於佳禮蕪辭敢薦於愚誠某人婦德婦工見稱
族黨而某人儒言儒行未涉津涯所恃通家遂忘
非偶實幣帛以將意其敢虧五兩之儀欲男女之

漫塘文集卷之十七
及時尚無爽百金之諾

定倪氏

傳美意於伐柯久欽高義却煩言於采葛忽是定期敬貢柔牋以將薄幣其人稟姿之正展也宜家姪某賦性之剛勇於遷善況甚知丈人之厚必不爲小人之歸鳴鳳之占已幸式符於此日乘龍之喜更期不負於他時

定郭氏

曲阿故家舊連阡陌句金寓里近接閭閻旣草木之味略同且葭莩之契不一遂聯姻好實副心期某人毓德柔嘉頗志女工之事而其人稟姿庸瑣粗知子職之供尺素陳誠百金得諾消吉之日敬修不腆之儀稱家之宜尚追求全之責非然薄禮具於別牋

聘郭氏

樂男女之及時人情所共實幣帛以將意古義可稽方君家簡求玉潤之良而姪子誤中金屏之選其已久矣迨其吉今宜其家而于歸不勝幸願之

至送之門而必戒尚斲訓飭之嚴不腆聘儀具陳
別楮

定湯氏

合二姓之好荷不遐遺修六禮之初愧成臯緩涓
辰得諾齋宿貢誠某人毓秀閨門義多陳古某人
授經庠序學未知新許從甥館之遊更願師資之
益志同方學同道適我願今男有室女有家永爲
好也

聘湯氏

合二姓之好夙拜諾金陳七日之儀敬將薄幣深
惟至意頗略彌文顧惟猶子之愚未侍先生之訓
茲爲幸矣可遂符鳴鳳之占更賴教之使不負乘
龍之選

定王氏

道義之交孰有踰於昆季鄉黨之議謂宜締於婚
姻雖君爲竹林宦達之家而某乃蓮社棲遲之侶
然同聲相應外此奚求某人毓秀閨門夙全四德
而某人從遊家塾粗守一經幾年傳似於好音今

日得諧於成論肅陳禮幣具列副緘謂此郎未有
如茲實上欺於衡鑒曰孺子可教矣尚幾曲賜於
甄收

聘王氏

曩伸懇請婚欲及時旣荷矜從禮應納聘自惟寒
陋莫稱寵綏某人許嫁以來益懋宜家之德而某
人旣冠之後當爲授室之圖辱原尚平之心不蘄
季布之諾迨冰之未泮及桃之始華當使御婦車
以行親迎庶因畱甥館而便師承曰不汝違敢忘

君賜儻其可教豈惟寬舐犢之懷幸而有成亦足
副乘龍之望

定袁氏

幼孤兒弱冠方成曰未有室大丈夫以氣相許言
就其居雖云賦分之自天亦幸棲身之有地令女
言容夙備尤高詠柳之才姪孫伉儷欲諧喜遂附
蘿之願可但二姓之合庶幾五世其昌敢貢菲儀
併伸下悃子壯而養已敬奉於成言親老而貧尚
時容於反顧

聘表氏

既問名而納聘婚姻之常非受幣而不親聖賢所
戒敬稽往訓冒貢非儀願方同氣相求夫豈以多
爲貴子之出贅當謹奉於成言婦以事姑尚無忘
於此義

聘潘氏

合婚古所重既已有期納聘禮之常其敢不敬某
曩爲從姪孫而締姻議君亦以令姪女而惠好音
既二姓之好克諧豈五兩之儀可略實以箱篚深

慚幣帛將意之微宜其室家預有男女及時之喜
定孫氏

三十年篤叙於姻盟不爲無舊一再世獲聯於親
好信亦有緣繇父兄當日之遊從遂男女此時之
配合某人姆儀是則亶謂有齊季女之賢而某人
師範方親寧免新學小生之愧敢自謂秦晉之匹
幸復繼朱陳之姻謹飭柔牋肅陳薄幣懿氏卜妻
敬仲已獲符鳴鳳之占李監流詠少陵尚不負乘
龍之選

代湯氏定趙氏

粉榆地近相望一舍之間草木味同遂締二家之
好知夤緣之有自顧欣幸以何多伏承某人有德
有容亶謂天潢之秀而某人學詩學禮擬攀月窟
之華荷采菲之不遺勤執柯之屢至實於箱篚雖
有慚五兩之儀報以瓊瑤尚不靳百金之諾

代張氏定丁氏

繆長宗盟弟子是爲猶子爲求嘉偶名家孰若外
家冰清矧若於婦翁桂香猶浮於仙籍方求婚可
比溫嶠而問名乃許阿咸伏惟某人毓秀閨房可
但吟於柳絮而某人擷英藝苑方擬踏於槐花旣
同氣之相求故不疑而何卜續舊姻於五世豈惟
符鳴鳳之祥占喜色於大門或可遂乘龍之近初
儀不腆別箋具陳

回湯氏定禮

子也猶子已托舊姻親無失親更勤嘉命矧舒祺
左師之甚愛愧謝姪道蘊之非才幣帛以將門闌
有喜某人公侯之別天將與之而某人閨闈之中

禮無違者偶執柯之不遠荷采菲之弗遺書惠雙魚已戢相先之誼占符鳴鳳更開有永之祥

回蔡氏道日禮時恭叔兄居暮制

魚封委貺中有尺書鹿幣納成數踰五兩拜禮文之有煒感契好之相先顧伯氏尚牽手足之私情俾小子代布腹心於下執若稽古典莫重新婚七日爲期雖敬承於命戒再思後可幸更審於事宜

回蔣氏定禮

奉詔校秘書愧家聲之久墮修史稱良筆欽祖德

之有傳雖相望十里之間曾未有一日之雅魚素忽傳於至意鳳鳴已協於吉占天實爲之念不及此伏承某人金玉之質蚤自愛重而某人箕帚之事粗知服勤荷葑菲之不遺喜絲蘿之有托實幣帛於箱篚已佩先施報桃李於瓊瑤居慙往訓方崇永好願略彌文

回蔡氏定禮

傳中郎之業夙仰名門校東觀之書有慚末裔再四許聯於姻好異同敢徇於人言某人蚤歲爲儒

師承不廢而某人弱齡失父母訓粗閒諒自欲進
修之及時亦豈待警戒之有道實之幣帛敬佩勤
誠報以瓊瑤祗慙古義

回洪氏定禮

男女婚姻亶爲古義鄉里孝友無如公家非曰擇
而取之蓋有幸而得者不辭早計敬拜先施某人
家庭之間自得師資之益而某人閨門之內粗知
姆訓之遵猥辱魚封許諧燕婉端有夤緣之自敢
云聲氣之同意以幣將深有慙於報玖禮必親迎

須少俟於及笄

回張氏定禮

作二京賦欽世業之有傳校東觀書愧家聲之弗
紹幸兩翁舊偕於里選而一廬相望於邑居聲氣
不殊遊從良厚宜超俗見遂締姻聯伏承某人開
爽之資學如不及而某人愚魯之質禮則無遺納
采粲然拜嘉感甚丈夫願爲之有室寧敢後於于
歸良人仰望而終身靳不孤於所托

回黃氏定禮

一牛鳴之相近久欽聲氣之同雙魚素之鼎來忽
奉婚姻之請非望所及為喜可知其人東觀讀書
不替家傳之舊某人列女有傳敢忘先訓之貽荷
采菲之弗遺介執柯而非遠一言以為信已敬拜
於嘉音八世莫與京更願符於往世為承其人

漫塘文集卷之十七終

